周禮

易本義

禮記

大學古本附旁釋及申釋

大學古本通考

大學石經古本附旁釋及問註

大學疏義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周易本義考

撰人不詳

本館據金華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周易本義考

御纂周易折中凡例云。易經二篇。傳十篇。在古元不相混。費直、王弼乃以傳附經。而程子從之。至呂祖謙、晁說之、呂祖謙諸儒。以爲應復其舊。朱子本義所據者。祖謙本也。明初、程傳朱義並用。而以卅次朱程後。朱故修大全書。破析本義以從程傳之序。今案易學當以朱子爲主。故列本義於先。而經傳次第。則依本義原本。庶學者由是以復見古經。不至習近而忘本也。

御製周易述義序云。詩義既竣。爰從事於周易。舉向所闡繹者。命詞臣條次其說。曰一二卦。一如詩義之例。仍從朱子本義用晁氏本。以應十翼之舊。編成復爲之序。

漢書藝文志云。易經十二篇。顏氏師古注云。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

孔氏穎達正義云。十翼者。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

魏志云。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博士淳于俊曰。孔子作彖象傳。鄭元作注。其釋經義一也。今彖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元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元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宏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

晁氏說之古易跋云。周易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謹第如上。案晉太康

初。發汲縣舊冢。得古簡編科斗文字。散亂不可訓知。獨周易最爲明了。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无彖、象、文言、繫辭。杜預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遠國。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則彖象文言繫辭始附卦爻而傳於漢歟。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以彖象文言八卦中者。自費氏始。初費氏不列學官。惟行民間。至漢末陳元方、鄭康成之徒。皆學費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歟。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惜哉。奈何後之儒生。尤而效之。杜預分左氏傳於經。宋衷、范望輩散太元贊與測於八十一首之下。是其明比也。揆觀其初。乃如古文尚書、司馬遷班固序傳、揚雄法言序篇云爾。今民間法言列序篇於其篇首。與學官書不同。槩可見也。唐李鼎祚又取序卦冠之卦首。則又效小王之過也。劉牧云。小象獨乾不繫於爻辭。尊君也。石守道亦曰。孔子作彖象於六爻之前。小象係逐爻之下。惟乾悉屬之於後者。讓也。嗚呼。他人尚何責哉。

呂氏祖謙書古易後云。漢興言易者六家。獨費氏傳古文易而不立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眞孔氏遺書也。東京馬融、鄭元皆爲費氏學。其書始盛行。今學官所列王弼易。雖宗莊、老。其書固鄭氏書也。費氏易在漢諸家中最近古。最見排擯。千載之後。歸然獨存。豈非天哉。自康成、輔嗣合彖象文言於經。學者遂不見古本。近世嵩山晁氏編古周易。將以復於其舊。而其刊補離合之際。覽者或以爲未安。祖謙謹因晁氏書參考傳記。復定爲十二篇。篇目卷帙。一

以古爲斷。其說具於音訓云。

朱子書嵩山古易跋後云。按晁氏此說。與呂氏音訓大同小異。蓋互有得失也。先儒雖言費氏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然初不言其分傳以附經也。至謂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則魏志之言甚明。而詩疏亦云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爲周禮註。乃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爲註。馬、鄭相去不遠。蓋倣其意而爲之爾。故呂氏於此義爲得之。而晁氏不能無失。至晁氏謂初亂古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幷繫卦末。而卒大亂於王弼。則其說原於孔疏。而呂氏不取也。蓋孔疏之言曰。夫子所作彖辭。本在六爻經傳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及至輔嗣之意。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此其以爲夫子所作。元在經辭之後。爲夫子所自定。雖未免於有失。而謂輔嗣分爻之象以附當爻。則爲得之。故晁氏捨其半而取其半也。其實今所定復爲十二篇者。古經之舊也。王弼註本之乾卦。蓋存鄭氏所附之例也。坤以下六十三卦。又弼之所自分也。呂氏於跋語。雖言康成輔嗣合傳於經。然於音訓。乃獨歸之鄭氏而不及王弼。則未知其何以爲二家之別。而於王本經傳次第兩體之不同。亦不知所以爲說矣。豈非闕哉。（載周易會通。）

朱子書臨漳所刊易後云。右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叟之所筆受也。熹嘗以謂易經本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

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天下之故。若是者。熹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非特爲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音訓則妄意其猶或有所遺脫。莘叟蓋言書甫畢而伯恭父沒。是則固宜。然亦不敢輒補也。爲之別見于篇後云。淳熙九年夏六月庚子朔旦。新安朱熹謹書。

朱氏鑑呂氏音訓跋云。先公著述。經傳悉加音訓。而於易獨否者。以有東萊先生此書也。鑑既刊啓蒙、本義。念音訓不可闕。因取寶婺、臨漳、鄂渚本。親正訛誤六十餘字而併刊之。如豫爻之簪。晁作哉。婺、漳、鄂本作戲。損象之窒。晁作懥。婺本作懻。漳作懻。鄂作懻。則有未詳者。然非有害於文義。已足爲善本矣。至於嵩山古易跋語。先公嘗折衷晁呂之說於其後。今三本所載不同。而文集中乃有晚歲書諉鄂教滕珙以改換最後兩版者。其爲後出無疑云。鑑謹誌。

薛氏瑄讀書錄云。朱子本義依古易次序。自爲一書。不與程傳雜。最可見象占卜筮教人之本意。後儒摘以附程傳之次。失朱子之意矣。

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周易自伏羲畫卦。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謂之經。經分上下二篇。孔子作十翼。謂之傳。傳分十篇。彖傳上下二篇。象傳上下二篇。繫辭傳上下二篇。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各一篇。自漢以來。爲費直、鄭元、王弼所亂。取孔子之言。逐條附於卦爻之下。程傳因之。及朱子本義始依古文。故

於周易上經條下云。中間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子之舊云。洪武初頒五經天下儒學。而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爲書。永樂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傳之後。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復淆亂。象、卽文王所繫之辭。上者、經之上篇。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者放此。此乃彖上傳條下義。今乃削彖上傳三字而附於大哉乾元之下。又削去上者經之上篇六字。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乃象上傳條下義。今乃削象上傳三字而附於天行健之下。此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乃文言傳條下義。今乃削文言傳三字而附於元者善之長也之下。其彖曰象曰文言曰字。皆朱子本所無。復依程傳添入。後來士子厭程傳之多。棄去不讀。專用本義。而大全之本。乃朝廷所頒。不敢輒改。遂卽監版傳義之本。刊去程傳。而以程之次序爲朱子之次序。相傳且二百年矣。惜乎朱子定正之書。竟不得見於世。豈非此經之不幸也夫。　程傳雖用輔嗣本。亦言其非古易。咸九三。咸其股。亦不處也。傳曰云亦者。蓋象辭本不與易相比。自作一處。故諸爻之象辭。意有相續者。此言亦者。承上爻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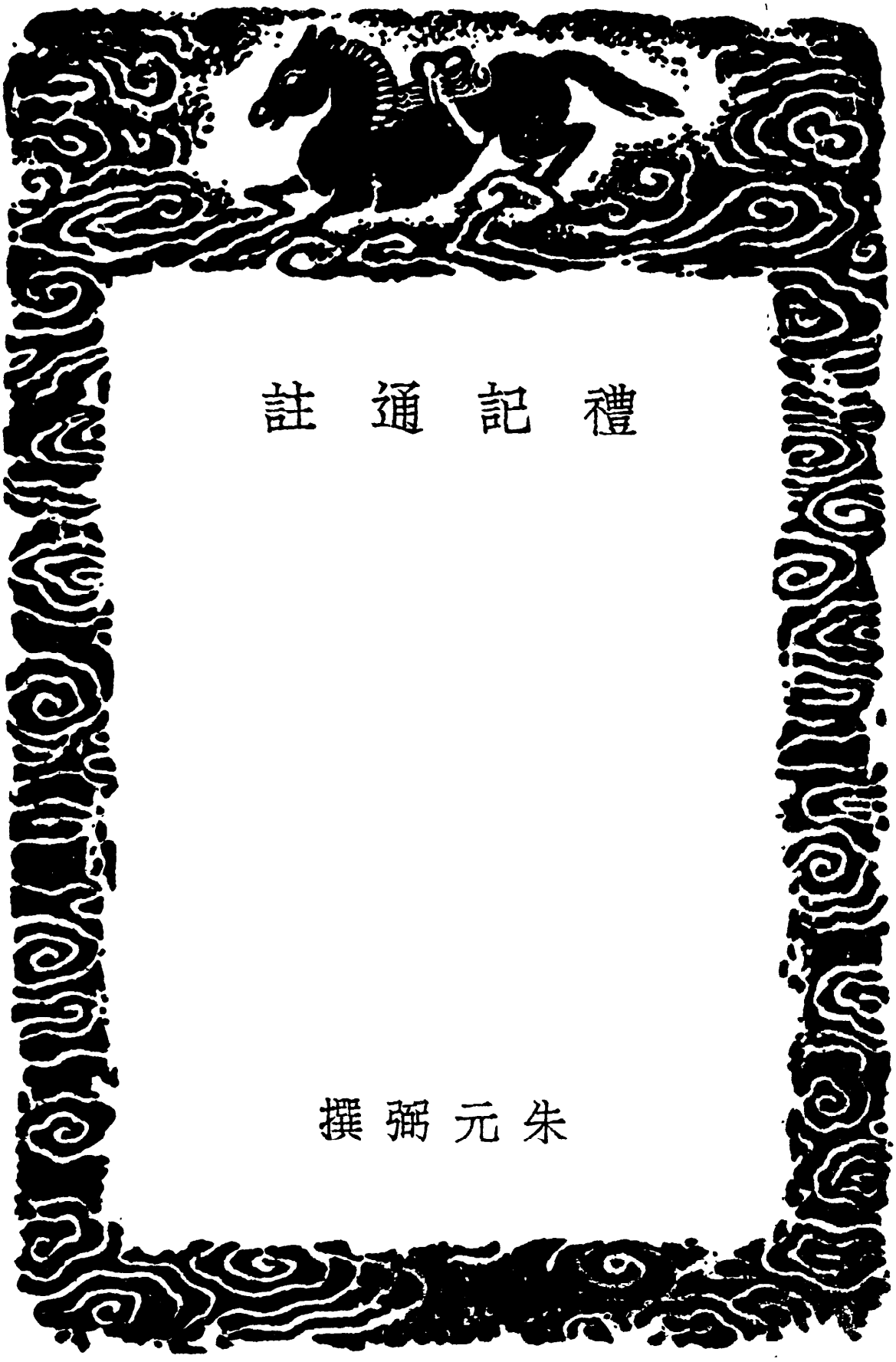
今四書版本每張十八行。每行十七字。而注皆小字。詩、書、禮記並同。惟易每張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三字。而本義皆作大字。與各經不同。明爲後來所刻。是依監版傳義本而刊去程傳。凡本義中言程傳備矣者。又添一傳曰而引其文。皆今代人所爲也。

陳氏廷敬午亭文編云。程子作易傳。因王弼本。未暇更正。嵩山晁說之考定古經。釐爲八卷。東萊呂祖謙

則定爲經二卷傳十卷朱子本義從之故朱子曰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詞也幷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凡十二篇中間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按朱子此言載於本義篇端蓋幸古經之復正也明永樂時修五經大全易則從程傳元本而本義則以類從夫以程子未及更定之經取朱子從古經說易之辭割裂參錯於其間使古經已正而復亂其最繆戾者簡首仍載朱子幸古經復正之說而又不言其從古經之故是則所謂復孔子之舊者果安在乎至使前賢之意乖刺不明蓋於今三百年未有能正之者成化間奉化學教諭成矩謂世之讀易者先本義而後傳遂獨刻本義行世今家傳戶誦者成矩之書也夫朱子因古經作本義明初以本義參附於傳而一之仍從今經已失朱子之意矣然猶曰未專朱子之書也今矩所訂儼然朱子之書而不考其本末顚錯淆亂則尤爲朱子之罪人矣矩之陋無足深責然以一俗士亂聖經而舉世人莫有正之者豈不可慨也哉

朱氏彝尊經義考云按程子易傳依王輔嗣本朱子本義用呂伯恭本原不相同自克齋董氏合之移朱子本以就程子之書明初兼用之取士其後學者多置程傳專主朱義於是姑蘇成矩叔度爲奉化教諭刪去程傳乃不更正以從朱子之舊當新鋟時楊文懿守陳序之有云是編異朱子元本亦以便士也好事者何容喙哉文懿蓋心非之而不能奪也今用之三百年習易者茫然不知本義元本若矩者豈非朱子之罪人與王氏懋竑朱子年譜考異云按古易、經二篇傳十篇後爲王輔嗣、鄭康成所亂至宋晁、呂始

正其失。朱子本義從呂氏。其見於論說者詳矣。乃朱子沒未幾。而門人節齋蔡氏已變其例。至度宗咸淳時。天台董氏乃合程傳（淳用王輔嗣本）本義爲一書。元文宗天歷時。鄱陽董氏從其說。而小有不同。至明永樂大全依兩董氏例。而又一以程傳爲主。反以本義附焉。坊刻則去程傳。而改本義從程傳本。於是朱子已正之古易。遂淆亂而不復可見矣。果齋作譜時。節齋本亦未出。後來改訂。至永樂大全而極。若坊刻之妄。亦不足置辨也。易記疑云。呂氏音訓一書。今不傳。今所刻會通。附見於中。宜別出之。朱子明謂朱子於他經皆有音。獨易無之。以有呂氏音訓也。則此書當以附朱子本義無疑矣。



禮記通註

朱元弼撰

本館據鹽邑志林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禮記通註

朱良叔全集序

余讀良叔文若詩而恫乎有餘悲也良叔文若詩其格韻不一裁製亦殊大都執符于六經伏軌于四教運機以天建標由我其識遠其思深其味永愀然抱畏天憫人之懷瞿然切扶世立教之慮令賢者讀之恍揖讓于濂洛關閩間不肖者讀之面熱汗出食不下也昔夫子謂有德者必有言而世顧岐立德立言二之下焉者揚輕導浮宣淫匿慝悍然顯與德背其次或亦掇菁丐馥影響朽骨以自高張誦其言聖王之德業賢人之志節若不勝

鬱塞焉而夷考其行則牧豎羞稱也卽飫漢魏爲常餐享三唐爲敝帚猶之乎犂丘之魅楚庭之優而已矣良叔矯矯白日凜凜清宵溫溫其貌肫肫其中以忠孝爲經以取人善與人善爲緯以妻子夢寐爲卜以功名富貴爲虫臂爲鼠肝蓋余自中年得定交焉庚戌辛亥間偶與二三友人講業天心書院中良叔登壇坫擁皐比敷陳先王郡人士靡不洒然祓心齋志思自濯磨則忠實心誠信于人也聞良叔少失恃躬閔子之遭而力閔子之行當納室時誡曰愼毋言母短長不者絕室人曰諾

既逾季中寢忽不禁良叔遽披衣起請絕室人愴惶泣謝乃止癸丑歲良叔守母服闋序當貢入太學而功令以年未六十爲期良叔計年且逾慨然曰吾豈以一官欺吾心哉遂自劾罷良叔生平立德不勝數其精意確志襲著蔡而盟神帝者此其大較也其學醞古函今懷奇探奧靡所不窺而自性自靈時一洩之詩若文如百昌之勃發於陽和萬竅之怒號於噫氣然良叔勿尚也時誠其子勿傳也所著士林窓約有曰士不敦行不足以語君子何謂行庸言庸行曰用倫物者是何謂敦不見

不聞不媿衾影者是又曰必言不敢出而後精神併歸一路而後可以敦行可以爲君子嗟乎是可以貌良叔矣良叔豈沾沾樹金湯於詞壇者哉良叔沒而存笥甚富胤子守先誠勿敢傳其最有關切可以淑人心而維頹俗者文自窘約外無如禮經通註四禮纂言敬道彙編猶及編詩則有獨醉菴集諸同志不忘人心頹俗漸以殺青余肺腑子福劉君復謀合刻之而問序於余余惟脩詞以立誠也三百篇之可以事父事君也以思無邪也旨哉晦翁有云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良叔無

乃幾是乎是役也亦非良叔雅意惟能令賢者讀之恍揖讓濂洛關閩間不肖者讀之面熱汗出食不下也則是役惡可已也嗟乎如良叔者藉令鞭弭世路紀綱人倫即竪立三界廓清九有亦何難者乃顧啜蔬飲茗蕭然環堵使之韜芒刃櫝瑚璉自爲峭函於名理之窟哉則亦世道之不幸而司世道者之過也余故讀其文若詩而恫乎有餘悲也

天啓四年歲在甲子孟夏之吉眷友弟徐必達譔

達隱朱武原先生集題辭

蓋嘉靖晚節我海上有朱先生武原胡先生紹厓兩人者同遊鄉校年相若文相劘德相砥學士大夫竝稱道學先生而皆不得志於場屋既而胡先生棄世以子孝轅貴得焚黃稱贈公朱先生則懷玉披褐而死孝轅哀之而謚曰達隱吳子聞而善之曰此非孝轅言而孔聖言也質直好義家邦必達且謚法又不稱不尸其位曰隱乎師道立則善人多朱儒此言關繫最大慶曆來朱先生儼然坐皐比先行後文多所成就其爲不尸位也大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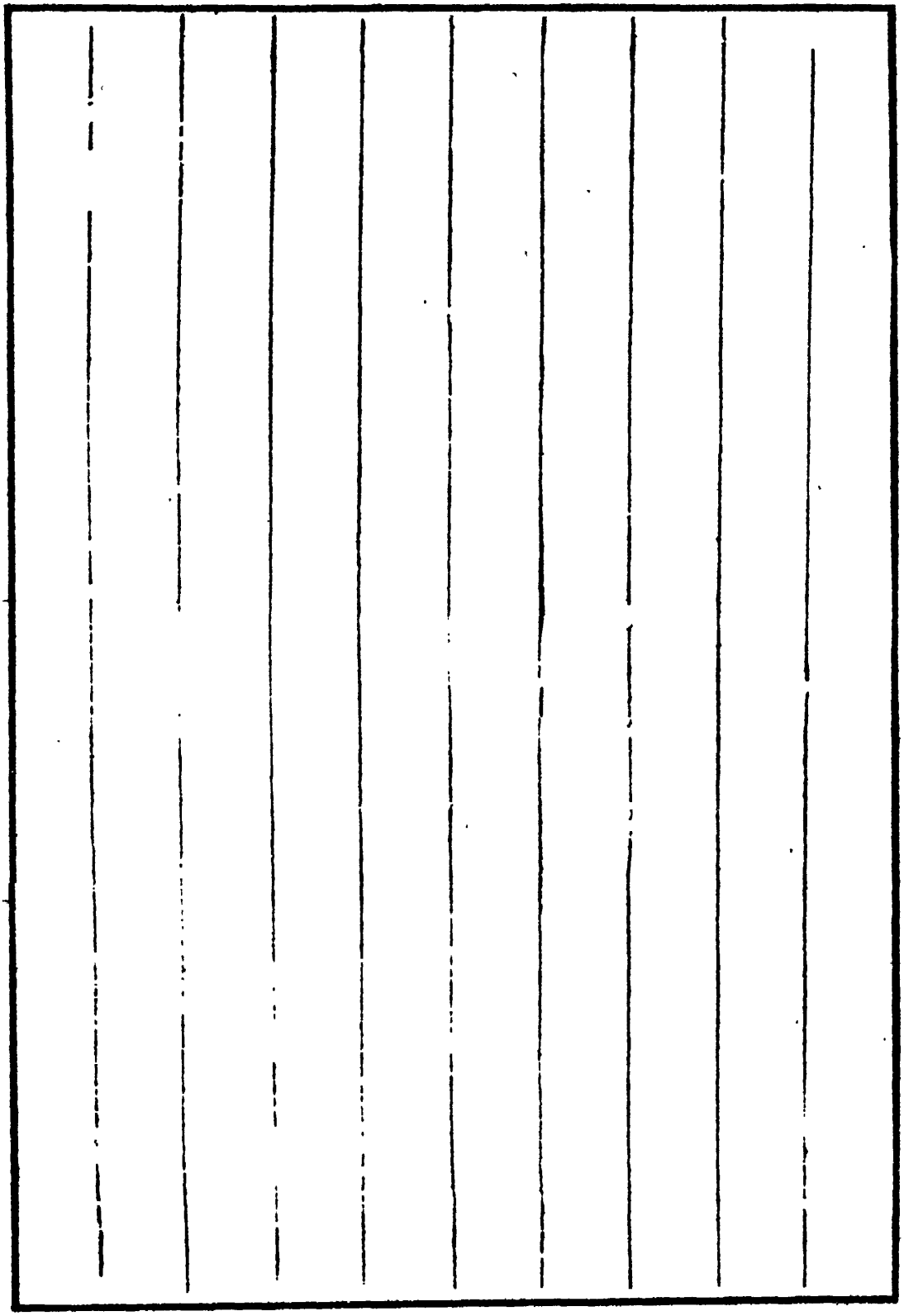
先生善行良多難枚舉而舉其大者是節以壹惠之禮也往者達隱公卽爲諸生乃監司守令卒遇以賓師隆禮如伸齋王公仁吾夏公敎所龔公鰲陽蔡公月航謝公止菴王公乾修李公完三杜公平台沈公長谷吳公訒齋喬公凡有謀必就于旌恒子子戶外焉至乙卯丙辰間其餼序宜貢京師公慨然曰於禮則几杖年矣復升公車乎邑大夫今侍御舜翁何公聞其誼而高之延爲介公偶疾弗克赴然何疾過其廬必式旌曰碧海冥鴻今邑侯紫翁樊大夫之大飲也則曰我稔聞朱

先生賢宜坐諸西北以當天地嚴凝氣先生亦謂是禮而不得辭也今達隱貧弗克葬樊矣既手題理學眞儒四字表厥宅而復分奉賻之甚盛典乃達隱公之子曰紘者堅不敢拜而謀諸胡孝轝孝轝曰長者賜而辭之非禮況樊父乎而辭以而父詒言亦禮也而欲兩不違禮盡以樊父賜敬授梓人爲而父覓梨棗盡鐫其著述流傳天下以張邑大夫明德子不佞偶聞斯語于鍾念之齋頭相對嘖嘖嘆孝轝善處人父子之間而達於禮子因追憶萬曆己丑庚寅間孝轝與子館穀檇李時時向

予稱朱先生執禮之嚴友德師模近世無兩而吾伯氏千朋先生偕念之讀書水竹山房每作七篇會課必竢達隱登壇視其旗鼓莫敢先後若謂禮固宜然者歲甲午予謬以選舉通籍瀕行忽失資斧朱先生走唁資聖僧寮見予不甚悾亂問何以故予曰悾亂何益予時不識于禮何若而先生乃許可之驩然若林宗之得孟敏今忽焉二十九年矣已矣如先生者不得復見矣禮云師哭諸寢友哭諸寢外吾于達隱在師友間將若之何然而予之深知達隱公也白孝轅念之始庚申臘八予時

在五羊城乃今始聞訃于念之齋頭遂哭諸念之齋頭而不腆之賻強諸絃而不得者則願其爲我善致之孝轅薄助梨棗中萬分之一以少展我數十年泰山北斗之瞻禮耶非禮耶予不暇深計然絃之守父詒言而孝轅之篤于父執則不可謂非禮也夫樊侯世以禮起家今天下深于禮者宜莫如侯試以蕪言質之其必有以教我矣

天啟壬戌蒲月念有六日友人吳中偉譔



朱武原禮記通註述

明興紹天纘聖采宋滌元造士以經禮樂明備三百年來家傳戶誦彬彬業有專門矣顧惟禮記更兩戴而傳者四十九篇必合四十九篇以言禮而後可當一經以列學官而著　功令今自中庸大學表爲四書而學禮之家僅以四十七篇爲禮記豈令禮記盡當宋人吐棄而所謂禮支離汗漫絕與洙泗微言學庸與旨不相通者耶彼兩戴氏何爲而合以傳禮也士當吾世業兩戴而不通注四十九篇以還禮謂專門何謂經術何令百世而下

謂　國家禮樂明備何弼不佞幼讀是書夙負此
媿計必釋諸生伏　闕下請下禮官徵集名儒博
采諸家而准註疏酌大全更爲訓補以存禮即尊
四書不妨互與章句並存學官而竟諸生以老方
掩關晝食通注以俟後之君子會郡大夫介鄉先
生而聘主仁文書院講事不佞諸生而安得抗言
講也昔白沙先生辭白鹿洞講而卒受館職曰某
監生也某聽選監生也諸生安得不至而安得言
講於是石帆岳先生闢其家之求志堂偕玄仗徐
先生而邀不佞爲五日之會先後集者二百餘人

大抵石帆先生高足也一日二先生避席而固請不佞言禮不佞曰今四書中庸大學皆禮也請以言禮而與諸公共爲禮記恢復此二篇可乎岳先生曰何謂也不佞曰按石經大學食而不知其味下原有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二十二字而章句據鄭本更定遺之中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敦厚以崇禮斯禮也禮所生也非禮不動層見疊出以明本旨而章句略之非故遺故略也以深於憂道之心而亟於論學辟當大祲而登粟惟恐粟之不知而不暇爲主

粟者計耳假令生當　明盛而且必是書以當六經之一而竝傳禮樂廼令殘缺不全比於傳會而不辨也然則諸公安得不爲兩戴贊一辭二先生曰願聞二篇所以言禮者而奚若不佞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不覩不聞無聲無臭天之道也喜怒哀樂子臣弟友人之情也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而孝每因乎心聖人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莫彰於此故篇中大孝達孝皆曰宗廟饗之子孫保敬所尊愛所親而事上帝治國家更無餘事然則達道達德率性盡性中和位育而與天地

參何最奇特而最平常也謂之中庸不亦宜乎盈天地問名器儀文皆物也整齊收束皆知也大學言身心意知而極於格物皆所以治人情而實所以承天道是大學爲經中庸爲緯何常一處非言禮而一物非行禮乎自二篇取入四書而禮廼懸缺於是學者倏言天道而不知修身二字又天道之本故知盡性不知率性夫率性爲道者由教而修治情之謂也可由不可知至平常而至奇特者也日用常行皆是也不則言中不言庸而開近理亂眞之門莫甚於是學者所當深憂而不可一日

忽焉者也故曰大學之道愚不揣固陋復收於禮
並註而發明之諸公嘖嘖咸謂不佞之不誣也爰
注略焉朱元弼述

朱武原禮記通註　鹽邑志林第四十五帙

黃岡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鄭端胤　劉祖鐘

中庸

天命之謂性性者人心之生理無方無體無窮無盡自然各足若有分子不容加損故曰**率性之謂道**道者日用之坦途無欠無餘不容擬議稱性而行不增不減舉足便是轉念即非故曰**修道之謂教**教者當然之成法以道爲準使之無過無不及而與之爲一稱性而行有倫有要可知可由抑其太過引其不及任乎天者也故曰修道之謂教若言道不言性言性不言教則不知性本於天教成於人而不合於一不足以言道也**道也者不**

可須臾離也道兼性教言後凡言道德皆指性言道承天命謂性即天也天體物而不遺故不可離可離非道也此覆說以起下文耳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睹不聞者獨也戒懼即愼之實事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莫見莫顯天監之明明命也故君子愼其獨也愼獨即存心養性以事天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性之寂然不動居於心中故曰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發外之和亦此中即出者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致中和即愼獨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位育即誠之極功自開闢以來天地何嘗不位若萬物不育即天地不位猶地方不寧因百姓不安也萬物育乃天地位之實德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

時中君子中庸能愼其獨也時中即時時致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不能愼獨則不中行無忌憚也小人不能愼獨則不中行無忌憚者犯上作亂皆是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過不及非中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飲食味皆性也失中故不知性曷能知味行不著而習不察矣子曰道其不行矣夫不行不知性也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舜能體中庸知性知天故能用中此中即未發之中也其斯以爲舜乎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

辟也（不知中則不知性昧其良知矣）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不能致曲故失性之速）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回能體中庸者故守而弗失）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指三者之可能以見中庸豈不可能人性一也）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南方過柔則非中矣）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北方過剛亦非中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即中節之和）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即未發之中）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

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不變者得時中時措之宜四矯字唯中立句爲主和而不流應務也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素隱者素位之事過中在行怪耳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遵道對素隱言失中在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能依即得時中時措之宜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君子之道費而隱可見可聞顯見即費也不見不聞隱微即隱也耳目費也視聽隱也即一物以驗其餘則周隱而體費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人唯率性之常即天無不在性一也不以聖而豐不以愚不肖而嗇天賦無偏一中而已可見人當致中和豈止言居室之事天地之

大也人猶有所憾人同此性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性無大小以莫載莫破見之詩云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鳶飛魚躍皆自下而上者物率性而活潑潑地即天無不在矣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造端及至亦自下而上者人見之如此性無端至也子曰道不遠人性不可離也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可離非性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修道之教人人率性而有者也改而止者無加損也忠恕違道不遠忠循隱恕猶費皆性也曰不遠緩辭耳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推明忠恕之實君子之道四丘

未能一焉此未能孔子之心也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四未能君子之心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此詳忠恕之事可見同一性也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率性體中庸豈丘之所能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以心言行以事言願外倣此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素此是明行此是誠內外合誠明一隨處率性豈復有失故曰自得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

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命即天性未能盡性故曰俟命居易小人反中庸故行險且不知性即率性體中庸小人行險以徼幸反求諸身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見性中原具也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上而父母下而兄弟妻子皆自下而上者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鬼神性之別名也又性之屈伸往來處即費隱也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即不睹不聞也體物而不可遺體物即性也誠者物之終始故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

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即神格也且明戒愼恐懼愼獨矧可射思夫微之顯微者隱也獨也顯費也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此上言天德此下言王道本於天德舜文武周之事雖有大小而其盡性本於不失赤子之心而已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舜能盡性以體中庸自此及周皆性之見於彝倫者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德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祿位名壽盡性之應非外求也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生物因材皆性之發見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栽培傾覆性自如此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觀于曰賜不受

命則此受命乃全天命之性大德受命即唯天下至誠爲能盡性也若曰受命爲天子則從古無位之聖人皆非也何以謂之昭明聖祖之德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作述皆性也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受命即盡性也周公成文武之德德即天德即性命也紂不伐則民不安性未盡也至於末而伐紂安民性始盡矣故曰末受命縱言受天命亦須盡性命豈有二乎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

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率性體中庸者）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孝之見於禮文者）修其祖廟（尊親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親親也）所以序昭穆也序爵（貴貴也）所以辨貴賤也序事（賢賢也）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幼幼也）所以逮賤也燕毛（老老也）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

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性之見於政事）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道卽天命之性非指五達道也）修道以仁（仁者性之元孝誠禮義信知勇皆在其中矣）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

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雖有誠之義不可訓以誠下文一也豈可訓誠乎性一故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此所謂知即至誠前知大學致知與知化育知遠知風知微相似）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修即率性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

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

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以上政事皆根於一性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道卽率性之謂乃上三事之本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力行也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明善致知也誠者天之道也此原天以啟人誠之者人之道也此盡人以合天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

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性之見於爲學也博則凡事皆學亦應後道問學也是綱也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問思辨行學之目也此擇善固執之方非學困之辨擇之精也學之弗能守固也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此申博審愼明篤五字之義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一百十千言事有難易也申明弗措之義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以上皆率性修道故下指出性教兩字其義一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致中和也能盡其性

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即位育也其次致曲其次接上至誠言原天以敬人也致曲至變化則盡人以合天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此應上節至誠盡性見天人渾合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前知者自誠而明良知之微盡性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性之見於典亡禍福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善不善一念之萌也故至誠如神神者性之靈覺誠者自成也天命之謂而道自道也率性之謂誠者物之

終始體物不遺不誠無物可離非道是故君子誠之爲貴戒愼恐懼愼獨以體中庸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已與物同此一性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仁知者性之別名因成已成物而分言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性無外內故無入不自得前言時中此言時措之宜一中而已即位育意故至誠無息性原無息也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久徵以下性本然也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性之見於覆載萬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無疆即無息也天地有渾闢此性無減增一誠而已後之焉有所倚應前形著動變化也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天地同此一性性常塞於天地之間其爲物不貳性一故也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不貳也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不測也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性之見於天垂象地成形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命即首句天命於穆即末無聲無臭皆性之原也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即微不顯即於穆也

文王之德之純純者至誠盡性體中庸以合天也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大哉聖人之道贊性之大洋洋乎發育萬物育物即天地位盈天地間皆物皆性峻極於天峻極乃性之發育而克塞者亦自下而上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性見於禮文之精詳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尊者戒謹恐懼慎獨之意誠之也道即明善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四句一句推一句直至崇禮方盡尊德性之旨崇即尊也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廣大如地高明如天約禮盡性體中庸故時中時措無入而不自得從尊道工夫來也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保身非畏禍偷生體中庸者自宜如此即考終命也其此之謂與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菑及其身者也此反中庸而無忌憚故不保身而菑及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三者之同見性道教之同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時中時措之宜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三重者君上率性修道體中庸寡過者人人率性修道體中庸均菑不及身也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

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率性修道體中庸隨時隨處而皆合可見此性塞兩間貫今古無往不在下五句自近顯以及幽遠原有序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天命謂性天人一也知性知天亦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道法則即修道之教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證寡過也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君子

指前列聖之得時位者以上雖泛論欲歸之仲尼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此指仲尼集天地帝王列聖之大成道統之傳不以時位論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竝育而不相害道竝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因前君子語大小此指天德大小大小即前費隱二字性無大小因川流敦化見之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大無小不足以爲大大包小合外內以成大故曰天地之所以爲大大哉聖道一大字盡之欲明大不得不言小分大小非也下分承大德小德恐非子思立言意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既具聖德則無位即有位也暗指仲尼言故曰足以有臨猶足以有位也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

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未發之中即敬化也而時出之已發之和即川流也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見性之遍於華夷也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從高明配天來即位育也唯天下至誠盡性者也爲能經綸致和也天下之大經立致中也天下之大本知良知也即明也天地之化育即位育也夫焉有所倚性無偏倚有倚則非中矣可見人性上不可添一物自然而已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總是形容

無倚非分配上三句者荀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因上仁淵天字而極狀之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引詩以證上文不易知之故乃繳語非起語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體中庸者雖日章有闇然之藏可見其難知也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反中庸者雖日亡有的然之章亦可見難知也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淡簡溫性之本體原自如此即誠也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知遠風微性之靈覺如此即明也繳上孰能知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此下二引詩詳言愼獨也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

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下二引詩詳言時中時措之宜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不顯即於穆天德也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篤恭者盡性體中庸天德也應中和天下平即有臨王道也應位育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鄭康成曰載作栽上言天生物也黃震曰載乘也如地載神氣云偪僄子曰載則也即天則帝則物則皆指性命之原言之天命天載首尾詳言二字相應也無聲無臭至矣無聲無臭無極也爲天載之妙故謂之至

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德即天明命性也明明德盡性也在親民親民盡民性也在止於至善性至善也止至善者明新一也成已成物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明明德於天下即新民也性一故也大學一德字貫中庸一性字貫故曰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良知即明德之明致知在格物致知格物工夫一也故言在不言先物知意心身家國天下皆物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格也致知於物即格也格猶致也致也無外也格物於知即致也致猶格也無內也合外內一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後發明致知格物也言心言意不言性性在心中無形也中虛涵性故曰喜怒哀樂之

未發謂之中意即已發謂之情亦可也皆道也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知止而后有定知止即明明德也雖有定靜安慮之分實一耳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子曰聽訟吾猶人也邦畿人衆則爭訟與聽訟乃格致之難者舉以見例其要在知本耳本明德也知明也知至止至善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言身則心在其中猶言心而性在其中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前由終以原始逆數也此由始以要終順達也此謂知本

此謂知之至也二句原在天下平下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此謂知至即物格而后知至自知至以及天下平皆原致知格物非知本而何工夫一也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此下不言致知以致知格物發明於前矣故只明誠意云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毋自欺即誠意也好惡誠即毋自欺之實事此之謂自謙謙不必作慊誠意者自能謙虛猶實若虛也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愼獨誠之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自欺也故僞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不知止至善誠於爲惡也故

君子必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此明善必誠中形外故君子必誠其意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顏淵問仁仁者性之元善之長天地之大德生物之心也前言明德至善已含仁意此引以示正心修身之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身也勿者心也禁止非禮乃中節之和達道也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辟與譬同如也應前問仁

起後怨諭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感應之機同誠通也心一故耳雖不中不

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絜知即格致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

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秦誓曰若有一个臣（个作介）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取人以身惟太公無我之心始能得人）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是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娼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仁者大公無我之心故得好惡之正應前顏淵問仁之仁）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

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嫚賢者諉曰我非不舉其人之命當窮悅佞者飾之曰此人偶有無心之失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作好作惡不仁之人也菑必逮夫身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是故君子先愼乎德德明德也愼愼獨也德能修身故先之有德此有人修身用人理財之本也有人此有土用人理財之本也者人之心也有相因意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

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人者天下國家之本也其機如此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命卽性也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善不善由性分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仁者以財發身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此言仁者以財發身見用人理財須大公無我之仁人始能也
不仁者以身發財不仁卽貪戾也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孟獻子曰畜馬乘

不察於雞豚伐氷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是故君子有大道大道卽明德新民止至善大學之道也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此指堯舜之仁亦應前仁字暴不仁也由此可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以後指堯舜湯文武道統相傳以明孔門聖學淵源也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

以上言得失義利善惡仁暴讓貪忠恕驕泰以應君子小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康誥曰克明德此後復原明德新民止至善猶中庸衣錦尚絅至末結之首尾相應文體甚同信乎子思一人作也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承道統最難去堯舜既遠文武未生當桀大亂得伊尹一德相資發降衷恒性之旨上承始祖契下敬裔孫孔子執中立賢日新之功何其盛也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石經新作親二字古通用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此指文王之仁亦應前仁字敬仁之聚也孝仁之願也慈仁之和也信仁之孚也故曰仁者性之元

善之長也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此引衛詩美武公者武公年九十好學不倦作懿戒以求言謚膚聖纘文王後得無意乎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前王指文武終結之尊時王也憲章文武可見猶曾論終堯曰孟子終堯孔道統相傳文體一也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不忘指人

心言猶中庸至誠
無息純亦不已也

大學古本

附旁釋及問

曾參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陵學山及亟海皆收有此書百陵善本故據以影印

大學古本

大學中庸古本幾先

天順日錄載

高廟每聽儒臣進講必有辨說因講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辨曰夷狄禽獸也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之意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禮義勝似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又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辨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

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為專治而欲精之為害已甚豈不謬哉輔臣李賢曰如此辨者甚多漢唐來人君能事詩書如此留意者亦不多見海鹽小臣王文祿曰仰惟我聖祖接帝堯執中之傳而克明峻德大學中庸身體之矣其糾宋儒之繆用闡至理之微殆為學庸復古本之幾先云

大學古本序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脩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而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

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庶爲之釋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正德戊寅七月丙午餘姚王守仁書

大學古本問

大學者昔儒以爲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

鳥獸而為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為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為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其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圮類無所不為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

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夫爲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孝之

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眞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爲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卽所謂良

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也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為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驁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

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說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為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

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爲始能得爲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說以新民爲親民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曰終始之說大畧是矣卽以新民爲親民而曰明德爲本親民爲末其說亦未爲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爲兩物耳夫木之榦謂之本木之梢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既爲兩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旣與親

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爲二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爲兩乎先儒之說是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爲一事而認以爲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爲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爲兩物也

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脩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問欲脩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

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脩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脩身爲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爲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爲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爲善而去惡也故欲脩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

好之眞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眞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眞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克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

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它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為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為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為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之良知既知其為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為之則是以惡為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

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
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
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
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
知必在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
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
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
夫是之謂格書言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心格
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
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爲之則是物有

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爲未誠也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爲未誠也今焉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爲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所知之惡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謙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蓋其工

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工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為孔氏之心印也

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為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為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為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

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脩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

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免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

海鹽後學王生文祿曰嘉靖丁亥秋先聚毅君率祿渡江扣陽明洞天聞王龍溪先生講大學得古本傍

釋止前序後增四問答祿今重梓增答格物問標眉若壓經敢移附傍經文未之有也下接此謂知本二句文氣太急必有缺文癸亥冬淡泉鄭公曰潘朴溪示蔡邕石經大學止至善下接古之欲明明德後忘之甲子春南禺豐公游海上口授大學曰家藏曹魏正始三體石經如是遂謹錄成文體與中庸同首尾脈絡貫通甚全也奈十三經註疏已亂于唐況補傳分章又創于宋陽明老先生深憫支離急欲復古姑取註疏中大學耳使獲覩石經而表章之則尤大有功于孔門豈不爲聖學之重光哉是後學之切思也

大學古本

明明德親民猶脩己安百姓　明德親民無他惟在止於至善盡其心之本體謂之止至善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至善者心之本體知至善惟在于吾心則求之有定向

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明明德于天下猶堯典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

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

心者身之主

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意者心之發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如意用于事親即事親之事格之必盡夫天理則吾

事親之良知無私欲之間而得以致其極知致則意無所欺而可誠矣意誠則心無所放而可正矣格物如格君之格是正其不正以歸于正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其本則在脩身　知脩身爲本斯謂知本斯謂知之至然非實能脩其身者未可謂之知脩身也脩身惟在誠意故特揭誠意示人以脩身之要

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誠意只是愼獨工夫在格物上用猶中庸之戒懼也

君子小人之分只是能誠意與不能誠意

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

此猶中庸之莫見莫顯

言此未足爲嚴以見獨之嚴也

誠意工夫實下手處惟格物引詩言格物之事　此下言格致

躰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

惟以誠意爲主而用格物之工故不須添一敬字

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
猶中庸之道問學尊德性
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
猶中庸之齊明盛服
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
格致以誠其意則明德止于至善而親民之功亦在其中矣
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
明德親民只是一事
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
親民之功至於如此亦不過自用其明德而已　文說歸身上
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
自明不已即所以爲親民
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

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孟子告滕文公養民之政引此詩云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君子之明德親民豈有他哉一皆求止於至善而已）其極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止於至善豈外求哉惟求之吾身而已）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又說歸身上）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又即親民中聽訟一事要其極亦皆本於明德則信乎以脩身為本矣）

又說歸身上

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
脩身工夫只是誠意就誠意中躰當自己心躰常令廓然太公便是正忘
知本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
此猶中庸未發之中
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
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
正心之功既不可滯於有又不可墮於無
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
其心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
人之心躰惟不能廓然太公是以隨其情之所發而辟焉
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

此猶中節之和

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
能廓然太公而隨物順應者鮮矣
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
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
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
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
又說歸身上
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
親民
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
只是誠意

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

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家宜家人兄弟與其儀不忒只是脩身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又說歸身上親民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工夫只是誠意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

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
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
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
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
只是誠意
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
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
僇一人之身
辟則爲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

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
又說歸身上　脩身爲本　身脩則能得衆
國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
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
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
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
惟在此心之善否
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
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
善人只是全其心之本躰者

為實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秦誓（此是能誠意者）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是不能誠意者）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惟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

仁是全其心之本躰者
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只是誠意）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能明德者則能親民）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

能明德則民親

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氷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

為利以義為利也

大學古本　完

大學石經古本

附旁釋及申釋

曾參述

本館據百陵學山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大學石經古本序引

石經大學次序亦自可玩首大學之道四句次古之欲明明德一節又次物有本末四句又次綿蠻詩又次知止節又次邦畿節又次聽訟節又次自天子二節又次物格而后知至節又次此謂知本二句又次所謂誠其意章又次所謂脩身章食而不知其味下有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二十二字次所謂齊其家章次所謂治國章首節次一家仁節次如保赤子節次故治國五節次所謂平天下首三節次秦誓四節次節彼南山節次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四節次殷之未喪師節次楚書節次是故言悖節次秦誥惟命節次舅犯節次仁者以財二節次生財節次孟獻子二節次是故君子有大道節次堯舜帥天下節次明德親民二章次穆穆文王三節終焉

大學一篇初在戴記中程子始表章因而更定之朱子爲之章句今傳習者是也漢大司農鄭玄所註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所疏皆古本也宋嚴陵吳氏守槃西磵葉氏夢鼎矩堂董氏光槐玉峯車氏若水元金華王氏栢四明黃氏震草廬吳氏澂國朝正學方氏

孝孺山陰景氏溫陵蔡氏清新安潘氏潢各有說惟餘姚王氏守仁尊信古本子固不敢謂古本有錯簡也又有石經大學與古本大學不同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衛覬邯鄲淳鍾會等以古文小篆八分刻之於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傳焉松表述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學庸皆子思所作經緯之說亦不為無見蓋必有所受矣戴鄭賈三家皆不分經傳經傳分於宋儒武原王生文祿曰以上二條載鄭淡泉古言中嘗謂予曰曾見

石經大學甚全也索之曰亡矣每誦陽明公戴記大學古本疑文氣欠貫心未安後得豐南禺正和石經大學質之甚合也急梓以行用表聖門第一心學正原何幸適際文明景運噫淡泉公篤學不妄語南禺公家學有淵源文獻皆足徵云

豐南禺公錄石經大學古本見示且曰元郝陵川經云南宋偏安海徼儒者不見全經註釋皆臆測也舉業學宗之若中蒙汗藥透入心腑誰復能惺如大學中庸子思一人作大學乃中庸四十七篇之第三篇也賈逵曰孔伋窮居于宋懼聖人之學不明而先王

之道息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然謂之經而居第三者天命篇為綱窮達皆可學誠明篇起哀公問政明率性之道大音泰卽成均大學大學篇明脩道之教唯達而在上可以治國平天下故次之三也魏虞喜學于賈氏表請摹孔壁古文以傳正和初詔郡鄱淳書小篆鍾會書八分為釋文乃二體并喜摹古文刻石是謂三體石經唐十三經註疏唯主戴聖聖本多錯簡無闕文宋儒自葺小學書屈大學以配之改讀大如字不知格致本文而妄為補傳僭有經傳之分夫致之為言推而極之也推卽擴充之意知良

知也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良知也不學而能者良能也言知則能在其中蓋致卽能矣格如召公言天壽平格之格有感通之意主敬立誠於學問思誠之功則天地萬物與吾通爲一體推之無不達矣今欲盡窮天下之物乃博洽務外之俗儒曰一旦豁然貫通竊頓悟之禪學也豈吾聖賢爲己之學乎王生文祿曰南禺公者初名坊改道生宋豐清敏公稷十五世孫也元祐間清敏爲侍講直祕閣撢熹平正和石本爲十一經正音數傳至學士一齋公熙有大學通解予錄數條于傍四明多賢殆山川之靈秀歟

王生文禄曰茫茫太虛盈宇宙皆物也自開闢來遐哉邈矣匪一人能盡知亦匪一人能盡明使不深加考求欲以有限之知而悉無窮之物可乎故孔子曰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大學始教曰致知在格物夫知者性之靈覺稟于心之中虛惟虛也無物不包反而求之心中空空洞虛無物可着曰無知固空子嘗曰無知而良知猶無極而太極太極本圖書中五〇〇之中圈〇天心太虛人心中虛也咸象曰虛受人況物乎宇宙俱包之也陽明王公指良知本

此及取戴記大學又舉誠意寧免兩岐之疑蓋未見正和石經大學甚明也予聞之豐南禺曰戴記大學亂于唐玄宗宋二程訂定未也朱子分章補傳焉甚矣誦法孔子不求是知可乎今幸天啓斯文重宣大道鄭淡泉古言出與南禺言合迺信而梓傳竊附傍釋每一展誦首尾貫徹脈絡流通體勢完全反覆照應朗然披豁復見孔門眞傳不特理透而文筆猶化工之變化神奇哉快矣至矣何脩而躬逢之諸大儒註殫心也曷不考求正和石經豈南宋偏方中原全經不及見乎是可憾也噫憾昔而快今尤幸之大云

大學石經古本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

明德卽天明命性也明明德盡性也親民盡民性也性至善也止至善明親一也成己成物也明明德于天下卽親民性一故也大學一德字貫猶中庸一性貫故曰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

豐一齋曰親古新字後同明民之德曰新

知良知也卽明德之明致知格物工夫一也故言在不言先物知意心身家國天下皆物也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皆格也致知于物卽格格猶致也無外也格物于知卽致致猶格也無內也合外內一也

此後發明致知格物

言心言意不言性性在心中也心有形如身亦有形心在身中中虛涵性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意即已發謂之情亦可——豐曰天下之本在身平天下始于格致致有擴充意格有感通意——知止即明明德自明而誠名雖有定靜安慮之分實一而已

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子曰聽訟邦畿人衆則爭訟興聽訟乃格致之難者舉以見例其要在知本本明德也知明也知至止至善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指身而心在中猶指心而性在中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物格而后知至前由終以原始逆數也此由始以要終順達也

此謂知至即物格而后知至自知至以及天下平皆原于致知格物非知本而何工夫一也

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

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

所謂誠其意下不言致知蓋以致知格物已發明于前故只明誠意猶後不言所謂正心在誠

平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

其意者

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

毋自欺申誠意下如好二句總申毋自欺不必強入好善惡惡讀上文自見謙不必作慊

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

僞善

誠實自能謙虛猶言若虛也愼獨誠之也

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

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

不知止至善誠于為惡

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要——豐曰視聽言動身也勿者心為主棄非禮禮乃中節之和達道也唐本刪此六句

此明善亦誠中形外

仁性之元元善之長天地之大德生物之心也前言明德至善已含仁故引此示正心脩身之

非
謂脩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

辟與譬同猶能近取辟喻為仁之方恕也應前問仁起後恕端

不能格致則不能分好惡

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感應之機同誠通也心一故耳）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

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絜矩即格致）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

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
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
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秦誓曰若有一个（豐曰个讀作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
（取人以身惟太公無我之心始能得人）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
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
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

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

此仁字應前類辨問仁仁乃太公無我得好惡之正

豐曰嫉賢者誅改曰我非不舉其人之命當寵俊佞者飾之曰此人偶有無心之失故容之

作好作惡不仁之人

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此德字應前明德慎字應前慎獨慎德能脩身脩身用人之本用人理財之本財者人之心也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用人理財一串意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此本末應前本末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

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仁者以財發身用人理財須太公無我之仁人始能之爲天下得人謂之仁此言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氷之家不畜命即性也善不善由性分

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大道卽前明德親民止至善大學之道也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

此指堯舜之仁應前仁字暴不仁也祖述堯舜可見

此以後歷指堯舜湯文武道統相傳以明孔門聖學淵源

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
以上言得失義利善惡仁暴讓貪忠信驕泰以應君子小人

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
豐曰恕卽絜矩此平天下之結語照應如此

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康誥曰克明德
此以後復原明德親民止至善猶中庸衣錦尚絅至末結之首尾相應文體甚同信子思一人作也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
湯承道統最難去堯舜既遠文武未生當桀大亂得伊尹一德相資發揮衷恒性之

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
古上承始祖契下啓商孫孔子執中立賢日新之功得之——右經新作親親新古通用

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
豐曰指出敬字乃聖學之要有日至之

無所不用其極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
以敬而益緝豈其然乎

此指文王之仁應前仁字敬仁之褒孝仁之順慈仁之和信仁之孚故曰元者善之長也

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云瞻彼淇澳（此引衛風美武公者武公年九十好學不倦作懿戒以求言證睿聖繼文王後得無意乎）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瑳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指文武結終章）

特王也憲章文武可見猶魯論終堯曰孟子終堯孔道統相傳文體一也

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

不忘指人心猶中庸至誠不息純亦不已

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大學石經古本

大學石經古本申釋

大學三綱領八條目然乎否乎王生文祿曰然亦否三綱一綱也八目一目也一目一綱也何也致知格物所以明明德也明明德于天下親民也明德天之明命性也性至善也成己成物一也有本末始終焉事物之先後也知先後所以致知格物而求止也知止即明明乎至善而止之也意心身家國天下皆物也是知也誠正脩齊治平皆格也猶致也定靜安慮所以得其止而明之也是故明意之誠不誠以求誠明心之正不正以求正明身之脩不脩以求脩明家

之齊不齊以求齊明國之治不治以求治明天下之平不平以求平所以定所以靜所以安所以慮皆欲明之止之而得之也卽所以致知格物也故曰萬物皆備于我矣交身而誠則仁也強恕而行求仁也仁者性之元元者善之長至善也凡曰忠信敬讓孝弟慈之類皆善也凡曰欺暴貪戾驕泰之類皆不善也忿懥以及憂患親愛以及敖惰善不善之幾也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好而知惡惡而知美明之也誠之也推而度之之謂絜恊而一之之謂矩矩者物也心之矩也絜者知也心之絜也絜矩者致知格物也致

知格物明也求誠也復其心之良知也良知者獨知也故賢愼獨愼獨者君子不愼獨者小人自天子至庶人任道之器也堯舜湯文武武公非特君子至善者也桀紂師尹非特小人至不善者也原性一也德一也善一也不能致知格物焉則誠正暨脩皆失矣況齊治平乎故曰脩身爲本內外俱也又曰知本本德也知明也知至至善也顏曾者孔門嫡傳也手指目視視聽言動愼獨脩身所以全仁也惟仁生生不息誠之純也天地之大德也故孔門尚仁救周末虛文之不仁孔子曰仁者人也終身行之其恕乎孟子

曰仁人心也子思上承孔顏曾而下啓孟子一以貫之也復原明明德成己仁也親民成物知也止至善勇也道學自脩卽尊德性道問學也首尾照應經緯錯綜與中庸一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道統相承哉設非正和石經之傳後學曷知也晦于唐宋發于我明嘉靖中元甲子之歲文運重光猗歟盛歟後學無窮之幸也

陽明王公教主良知本大學致知孔門正傳也曰心之良知是謂聖卽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一也大學古本序乃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

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又曰不務于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于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于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又曰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夫致知格物工夫一也不可分而二之也子嘗曰致知而曰在格物而不曰先格物則致之所在格之所在格之所在致之所在知譬若丁物譬若木致知在格物譬若丁釘木中外者皆內內者皆外一也即中庸之明善也陽明公見戴記大學經文後接誠意故以誠意為要又以格物為功致知為則寧

免兩岐之疑邪王生文祿曰皆是也身者心之區宇也心者性之郛郭也心位乎身之中性禀于心之中心中虛而函性性無形而函于心故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言心而性在中也意者性之動即情也知者性之靈覺也物者性之感應也誠意者復性也工夫在致知格物所以誠意也故陽明公曰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其義一也蓋誠意即誠致知格物即明物格知至意誠即自明而誠也抑何兩岐之疑乎所謂兩岐之疑者爲初學泥發言之迹而言也非所以議之也

大學疏義

金履祥撰

本館據金華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大學疏義序

大學一書。宋以前猶列戴記中。不甚尊而信之也。自伊川先生教人讀書先看大學。而朱子始作章句。且曰。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復作或問以申明之。然後聖人之微言奧義。遂昭然若揭日月而行江河。然朱子答許順之書云。大學之說。近日多所更定。一年之內。章句屢更。而或問未改。二書不甚相符。故學者疑之。此仁山先生大學疏義所由作也。先生姓金氏。字吉父。謚文安。蘭谿人。初補郡博士弟子。以文名。德祐初。詔爲迪功郎史館編校。辭不受。家貧饘飧不繼。獨抱遺經。力學不倦。其爲學私淑朱子。嘗讀大學章句。窮日夜之方。循其章第。暢其意旨。遂成是書。爲朱子補其未逮。並作指義一篇。以發其凡。而爲之序者。其弟子柳文肅也。是編雖正間先生十八世孫律重刻于家。首序者濱海趙元祚。東陽王崇炳。而先生指義之說與柳序。均散佚無存。余懼其久而益淹也。乃重鋟以永其傳。後之讀大學者。得是書而參考之。苟不忽于講說之淺近。而由是以求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理。一一有得於身心。則豈獨先生之所深望哉。當亦子朱子所願引爲同志者矣。同治十二年癸酉五月。永康後學胡鳳丹月樵甫序於鄂垣之退補齋。

大學疏義

宋金履祥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或問曰。對小子之學言之也。古者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之子弟。年八歲則皆入小學。及其十有五年。則皆入大學。八歲者小子也。以其爲小子之學。故謂之小學。十五則大人也。以其爲大人之學。故謂之大學。小學者。養其良心而謹其學業也。大學者。充其知識而措諸事業也。所謂大學之道者。謂大人所以爲學之理也。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以三在字訂之。則所以爲學者。在是三者。外是三者。非所當學。學焉而不足於斯三者。亦非所以爲學也。序之所謂俗儒記誦辭章之學。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是其爲學。皆不知所在者也。或問所謂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爲足以新民者。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於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狃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者。皆不足於所在者也。是三在者。固俱爲大學綱領。而又自相爲綱領。在明明德。所以起下兩在。在止於至善。又所以總上兩在。明明之也。明之也者。拂拭開啓之謂也。明德者。人之所得於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心也。而心之所以能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者。明德

也。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所謂合性與知覺而言之也。夫所謂人之所得乎天者。何也。謂其全具天地之氣以爲形。而全得天地之理以爲性也。夫所謂氣者何也。卽陰陽五行之氣也。所謂理者何也。卽健順仁義禮智之理也。理卽氣之所性。氣卽理之所乘。夫自其始而言。則有理而後有是氣。蓋以太極之妙。生陰陽五行之化也。自其中而言。則有是氣而理卽在焉。如陽則健。陰則順。木則仁。火則禮。金則義。水則智。土則信也。故健順五常之在陰陽五行。譬猶鹹之在鹽。酸之在醯也。然理之流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固無多寡彼此之殊。而氣之運行。揉雜往來。交感萬化。則不能無正偏通塞之異。故氣正則理之在是者正。氣偏則理之在是者偏。氣通則理明。氣塞則理蔽。故其體質淳全。義理充暢。方寸之內。虛無不包。靈無不覺。存主融通而未嘗昧焉。是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具衆理者體也。應萬事者用也。衆理卽萬事之理。萬事卽衆理之事。謼然在中。隨感而發者也。就正偏之內而或有美惡之殊。就通塞之中而或有清濁之異。此其所以又有智愚賢不肖之別焉。惟上智乃能全其清美。而無少不明耳。下此則或清而不美。或美而不清。或惡或濁。各有等分。而通蔽厚薄隨之。此所謂氣稟所拘。就其有生之初言之也。人欲所蔽。就其有生之後言之也。有生之初。已有美惡清濁之殊。而有生之後。又有血氣耳目口體無窮之欲。故明之在我者。拘之於其先。而蔽之於其後。拘者束而不得開之謂。蔽者蓋而不得見之謂。然而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蓋其中虛靈昭徹。溶漾盈溢。終有不可得而昧者。而亦無時不發見於日用之間。故學者當因其一事之感。一念之覺。窺見其本明之機。初未嘗息。而加拂拭

開啓之功。格物致知以擴其端。而誠意正心修身以會其實。則拘者開。蔽者徹。而自復其本然之初矣。新民者。推己之明德以覺人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有以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而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也。夫明德之得於天者。我與人本同也。而拘於氣稟。蔽於物欲者。亦人已之通病。幸而我之能覺。已有以充其本然靈明之體。則視夫彼之未覺。顧方且痼於昏迷汚濁之中。豈不惻然思所以救之。況天理流行。渾同無間。在我者非可挾之以自私。而在人者初非強人以其所未有。則夫推我已明之德。而覺其舊染之迷。以理覺理。是固天心之所存。而是理之當然也。至於論其所以新之者。則有二道焉。曰表倡觀感也。曰教化開導之也。禮樂法度刑政整齊之也。如下文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此固觀感表倡之也。然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又逐節用功。隨事推拓。則是必有開導整齊之事焉。此聖賢之所以新民也。在止於至善者。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必至於是。以未止之前言之也。不遷。以既止之後言之也。未至於此。不可謂之止。既至而遷。亦不可謂之止。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是必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者。蓋天理散在事物。則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在焉。是其極好處也。吾之所以明於己者。不可有一之不造其極。所以新乎人者。不可有一之不用其極。到得十分極好處。便是盡得天理之極。而稍有未至及差處。卽是苟且私意妄爲之人欲矣。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者。謂此三言者。大學之大綱要領也。而綱之目。領之體。則下八事是也。格物、致知、正心、脩身者。

明明德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也。而物格、知致、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者。止於至善也。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在止於至善。既總說明德新民之標的。故此段數句。卽繼說止於至善之工夫。蓋至善所在。不能格物窮理而眞知其所止。則迷貿膠擾。必不能各得其所止矣。止者所當止之地。卽至善之所在也。自人言之。則曰所當止之地。自理言之。則曰至善之所在也。知止。則於萬物庶事。莫不見其各有定理。而心之所之。皆有定向矣。既有定向。則異說不能搖。異見不能惑。而其心靜而不動矣。能不動其心。則隨其所處而安焉。能安則事物之來。從容審處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而處得其理。莫不各得其所當止之地而止之矣。夫既知其所止。則必能得其所止。其間四節。蓋推言知止之功效。得止之工夫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物與事一也。自其爲事言之。則曰物。自人所從事言之。則曰事。本者木之根也。傳所謂桑本者是也。末者木之表也。騷所謂木末者是也。明德新民。固爲兩事。然必先明其明德。而後可推以新民。由根以達表也。知止得止。固爲一事。然必先知其所止。而後能得其所止。先知而後行也。學者誠知本始之在所先。而末終之在所後焉。則務本循末而至道近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明明德於天下者。言既自明其明德而推之於天下。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前曰在明明德。在新民。而此曰明明德於天下者。蓋有以見其體用之一。後曰平天下。而此曰明明德於天下。蓋有以見其平治之原。然天下之本在國。未有其國未治而天下之能平者。故必先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未有家之未齊而國之能治者。故必先齊其家。家之本在身。使其身之未修。則私欲牽蔽。言行無常。未有能齊其家者。故必先修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所謂心者身之所主也者。夫四體百骸。塊然而已。血氣運動。蠢然而已。而所以靈異於物者。以心爲之知覺管攝也。不正其心。則血氣之軀。惟欲之動。何所擇於異類也哉。故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而心之發則意也。所謂意者心之所發也者。蓋有心則必有意。心之本體固靜正。而意之所向有善惡。惟夫意之所發者不實於善。而每容邪惡於其間。則心始不能全其本體之正矣。故欲正其心者。必先誠其意。或曰心者身之主。意者心之發。則是心體而意用。心君而意臣。宜於欲誠其意者。先正其心也。而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何哉。蓋心無形影。未易捉摸。人之所以治其心者。亦惟於其發動處着工夫耳。譬之水本靜。波蕩之。波平則水靜。火本明。煙罨之。煙透則火明矣。心本正。意或累之。意誠則心正矣。然而意誠則心正。是誠意卽所以正心也。今經傳之文。自爲兩節言之。不曰正心在誠意。如下文致知在格物之例。而曰先誠其意。亦如上文天下國家之例。何哉。蓋誠意者。舉其萌動之時言之也。正心者。以其平時全體言之也。萌動之際。固當致其好惡自慊之實。而平時全體未嘗可無存養密察之功。特誠意之功未加。則念慮混淆。意向未實。而存養密察之功。非惟不可加。

抑亦不能加耳。此其所以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也。誠。實也。實。眞實之謂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者。謂此心之發。眞於爲善。由中達外。極盡無餘。初非含忍兩向。姑以徇外牽強而中實不然也。然使其見理有未明。則其爲善必不實。故必先致其知焉。致。推極也。所謂推極者。言推之而至其極也。知猶識也。所謂知識者。言人心之靈覺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者。蓋心之靈覺。莫不有知。在乎推極其知。使凡所知者無不至於盡而已。大抵推之不極。則知之不眞。知之不眞。則其爲之也必不實。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然致知之方。則在格物。不曰先格物而曰在格物者。蓋心之所知者。卽事物之理。而事物之理。本具於吾心之知。惟夫不能格事物之理。則不能充吾心之知耳。故曰致知在格物。格物卽所以致知而非二事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所謂窮至事物之理者。蓋格物者。窮理也。所謂極處無不到者。蓋極處者。至善也。所謂事物之理者。蓋事物者。卽心身家國天下之事物也。夫大學之規模大矣。而致知格物也。正心誠意也。二者爲大學之大關鍵。蓋誠意正心身家國天下之本出焉。致知格物。則心身家國天下之理具焉。然則所謂格物者。亦謂心身家國天下之事物耳。自其心而論之。則四端之性情。理欲之界限。志氣之邪正。在所當格也。自其身而論之。則言行之節。交際動作之宜。容止威儀之則。在所當格也。推之於家。則有父子之親。兄弟之序。夫婦之別。朋友族姻之交。凡其爲事。皆所當格也。推之於國。則國之事不異於家也。而所以爲君臣上下之義。事長使衆之節。仁民恤下之政。教化之施。刑政之宜。制度之數。至於百官有司之事。皆所當

格也。推之於天下。則天下之事。不異於國也。而所以爲綱常經紀之化。均平充拓之道。禮樂刑政之達。開物成務撥亂反正之規。四海九州風氣民俗之殊。內夏外夷綏懷化禦之略。至於財用甲兵之節制。皆所當格也。隨遇皆物。隨物皆格。極其小雖草木鳥獸之微非可遺。極其大雖天地陰陽之化非可外。而其爲法。或索之心術念慮之間。或審之隨事接物日用常行之際。或求之經籍詩書聖賢言行之間。或考之古今治亂人物是非之跡。即事即物。推而窮之。莫不求其所以然之故。與其至善之所在而不可易者。此謂格物。所謂八者大學之條目者。此八者爲綱領中之條件節目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此覆說上文之意也。上文自外推內以究其本。此段則由本達末以充其用。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物理之極處無不到。則吾心之知自隨所到而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蓋見理也眞。則其好善惡惡也實。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蓋好善惡惡也實。則心之本體純乎善而私欲不能動矣。修身以上。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明明德也。齊家以下。至治國平天下。皆所以新民也。物格知至。則於心身家國天下之理。皆知所止矣。意誠而下。則於心身家國天下。自各得其所止矣。○右此兩節。特反覆言之以盡意。非謂知未至則可以未誠其意。身未修則可以未齊其家也。蓋聖人固逐節而推其本。學者當隨事以致其功。亦非謂知既至則意不待省而自誠。家

既齊則國不待理而自治也。蓋八者之目。既逐節自爲體用。則學者之功。當隨在而卽加推充。凡若是言者。有以見治之有本。而不在智謀功利。有以見學之有用。而不可苟且躐等。此所以爲儒者之道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蓋壹者齊也。是者此也。猶言齊如此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皆所以爲吾身自修之事。故獨擧修身而言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雖其所施有天下國家大小之不同。然皆未有不修其身而能行者。固不以大小貴賤而有減也。齊家以下。則擧此而措之耳。蓋其本既立。則擧而施之於家於國於天下。唯其所施而各得其所止也。大抵大學之條目。分爲八事。合則兩節。自修身以上。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爲己也。自齊家以下。治國平天下。皆推所以爲己者爲人也。爲己者。明明德也。爲人者。新民也。明德者得之於天。得之於天者理所同然。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新民者施之於人。施之於人者勢有廣狹。故齊家治國平天下。隨其所施而已矣。然而本明之德得於天。而明於己者。惟其所施。初無限量。不以天子之施於天下而有餘。不以庶人之施於一家而不足。天子雖施之天下。然未有不先於家而能達者。庶人雖修於一家。然而變化國俗風行於天下。亦分內事而已。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身也。以身對家國天下而言。則此爲體。彼爲用。所厚謂家也。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此爲親。彼爲

疎其身不修未有家可齊國可治天下可平者也莫親於家而不致厚焉未有能厚於國人天下者也大抵上文之意以修身以上爲本則家齊以下治國平天下皆爲末矣然而一家之內天倫之至愛存焉又不可同於國人天下之例而一以末視之也苟以末視之而不過以先後之序而已焉則是流於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之說矣此經文所以於本末之後而又發明所厚之義也故嘗謂大學八事合而言之爲兩節而就中析之又爲四節蓋自修身以上固一節也然格物致知則窮此理誠意正心修身則體此理也齊家以下固一節也然家則所厚國與天下則所薄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者周武王封弟康叔於衞而告之之書也舊謂成王之書失之也克能也克雖訓能而有勇猛之意焉夫人莫不有是德亦莫不知明是德也而終於不能明者以其無勇猛之功耳文王之聖固得於生知然其勇猛之功則非常人之所及矣學者持不逮之資而又爲物之所蔽習之所纏不加勇猛之功則優游歲月同流合汚而能明其明德者鮮矣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太甲商之君王伊尹作書告之史記其辭而標之曰太甲顧諟天之明命太甲篇之文也顧謂常目在之也顧之訓視爲近之然不若顧字之力故章句因舊註謂常目在之者蓋謂此心定察

在於此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若曰訓此。則所以指天理之在者念專。若曰訓審。則所以加審察之功者愈密。故諟之爲是與其訓審二義所以兼存也。天之明命。卽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蓋謂天之賦於我。而若此靈明不昧。所謂明德也。自天之予於人言之。則曰明命。自人之得於心。則曰明德。其實一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者。謂存養省察。常有以見其天理之在。而日用常行。皆所以見其天理之流行。莫不各有自然之則。而不可雜以一毫人欲之私者。苟能若此。則天理無時不明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大也。書作俊。峻德者。蓋聖人之所得於天。而其聰明睿智。獨異於人者也。孔門學者。引之以證自明之明。又曰。克明峻德。是總解明明德也。此明德之全體。明己之明德而至於大。此堯明明德之極功。皆自明也。

謂上所引康誥太甲帝典之書。皆大學明明德之謂也。不曰明明德而曰自明。本自之一辭。而明德在其中矣。又有以見德之在我者。皆己分之所當明。而豈曰有所爲而後明之也哉。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器也。頭曰沐。身曰浴。禮曰。沐用盤。盥漱亦以盤。則盤沐器也。浴之器亦曰盤。古有盤盂之戒。孟卽杅。亦浴器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銘字從名。而註曰名其器。名者書也。古者謂字書爲名。如

周官所謂書名者是也。從金。釋文曰。刻金曰銘。古人之有訓戒勳業者。多刻之於金器。若鐘鼎之類。猶後世刻之於碑碣也。然則刻字書於金。故曰銘。古時凡器必有銘。故詩傳曰。作器欲銘。蓋器爲常用之物。而銘以自警之辭。欲因其器用而得常觀其辭以常警也。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則成湯沐浴盤之銘也。苟誠也。古者書傳。苟字多是誠之意。如論語曰。苟志於仁矣。謂誠志於仁也。此類非一。然謂苟之訓誠。不若謂苟之訓果。其文意則一。而訓義尤明白矣。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猶人之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者。此言其所以於沐浴之盤而銘以自新之詞之意也。湯以爲人之有是心。猶其有是身也。心之易昏。猶身之易垢也。洗濯其心以去其惡。猶沐浴其身以去垢也。故於洗身之器而寓其洗心之辭焉。其曰新者。革其舊染之汚之謂也。古者凡一沐浴亦曰新。如楚辭所謂新沐新浴是也。故以其沐浴之新爲自新之新。蓋同一流澡刷拭之意也。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焉。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者。滌者新之也。舊染之汚。對新言之也。所謂舊染之汚者。言向來此心汨沒沈汚於人欲之中而已淪昏之也。有能一日自覺其汚而滌去之以自新焉。則當乘其已新之機。不可復容舊染之習。而日日新之。又日以新之。使吾心常新而不復蔽。則人欲無隙之可復容矣。日日新之辭。其義已足。又加之以又日新之辭。則尤見其有加不已之意。既常新矣而又新之也。大抵人無苟日新之機。則不復有後日之功。無日日新之功。則終不離前日之舊。是故未覺之前。苟日新爲難。既覺之後。又日新爲難。以成湯聖人之資。而所以自新之功猶如此。況後之

人持昏庸之資。汨人欲之私。加之汚俗之漸染。則其汚濁之沒溺而淪於惡者。可勝言哉。終於不覺者有之矣。幸而能覺矣。而不能致其新之之力。幸而能新矣。而不能續其新之之功。則終不足以爲人矣。吁。此學者所以當朝警夕惕。無時而不求其新也。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者。振警動盪而使不容遏。舞之者。發揚蹈厲而自不容已。作者。開其進善之機。新者。革其汚染之舊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傳之此章。釋新民耳。而引其命維新之詩。以常情觀之。似不切者。無他。不過以天命別作一件符瑞休徵之應耳。卻不知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所謂天人合一之理。夫民之新。與天命之新。非二事也。蓋自文王新其德於上。而天下之民自然被服其化。無不新者。則是舉天下之民。皆新於聖德之下。而無一人自外者。此卽天命之維新也。若以文王之實事言之。則自其克明厥德。而推之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宮庭之內。便若此其雍容。朝廷之間。便若此其濟濟。田野郊廟之內。便若此其遜行。遜畔。至於德化所及。天下純被。當時氣象。日是日開日新日明。被服其化而歸之者。浸浸自不容遏。卽此便是天命之新。雖以千有餘年受封之國。一旦使如此鬱然。都非別有所謂符瑞讖緯之命也。善乎范文正公詠虞舜之辭有曰。成都成邑卽天開。此之謂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上文引盤銘以明自新。引書詩以明新民。故此總結之。以爲君子以自新新民之事。無一不求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丘隅。岑蔚之處。高大曰丘。岑者其尖銳之處。蔚者草木盛多之貌也。岑則人所罕至。蔚則有以自藏。此鳥之飛集。所以必止於此也。夫鳥者羽物之微也。而身之所處。猶能擇其可止之地而止之。人萬物之靈也。而身之所履。不能擇其當止之理而止之。則是鳥能擇其所止。而人反不能知其所止。是人而鳥之不如也。孔子說詩之辭。其所以警夫人者切矣。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穆穆。深遠之意。此形容文王之氣象也。緝。繼續也。謂其無時或息。熙。光明也。謂其與日俱新也。接續此明。則此心無不敬。而自各安所止矣。而其所謂止者何也。若仁敬孝慈信之類是也。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蓋天下之事。一事必有一至善。聖人之事。則事事各止於至善。所謂一事有一

至善者。如仁爲君道之至善。敬爲臣道之至善。孝爲子道之至善。慈爲父道之至善。信爲與人交之至善也。事事各止於至善者。爲君則必止於仁。爲臣則必止於敬。爲子則必止於孝。爲父則必止於慈。與人交則必止於信。是也。然而五者之止。其事理之精蘊。固非一語之可盡。而天下之事至多至衆。亦非止於五事而已也。故必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通其餘焉。精者。天理之不雜者也。微者。事理之易忽者也。必究其精。則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可違。又有以見其所以然而不容已。必究其微。則有以見其至纖至悉之事而不可不盡。又有以見其毫釐曲折之間而不可或差也。推類以通其餘者。蓋天下之事至衆也。非止於是五者而已也。即其事之大者以爲之例。以見凡天下之事。莫不有至善者在也。故必即此五者類而推之。如兄弟如夫婦。以至萬物庶事。亦皆有以見其至善者焉。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餘矣。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上文既引元鳥綿蠻之詩。以言其當止於至善。故此後引淇澳之詩。以明其求止於至善之方。與其止於至善之驗也。夫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求其止於至善之方也。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能止於至善之驗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言治之有緒。

而益求其精也。治之有緒者。言先切而後磋。先琢而後磨。工夫之有次第也。益致其精者。謂既切而復磋。既琢而復磨。工夫之取其極至也。骨角脈理易尋。故傳以爲道學。言其工夫之在於解剝也。玉石堅厚難工。傳以爲自脩。言其工夫之貴於克治也。學者講習討論之事。格物致知之謂也。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誠意正心之謂也。既切而復磋之。則講習討論者。不可以近似爲是。而必求止其至善。既琢而復磨之。則省察克治者。不可以苟且爲是。而必止於至善。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蓋知止於至善。則所守自嚴密。所養自剛毅。而所發者自然心廣體胖。睟面盎背。宣著盛大而不可掩也。夫如切如磋。則所以講習討論者。物格而知至矣。如琢如磨。則所以省察克治者。意誠而心正矣。瑟兮僩兮。赫兮喧兮。則身修矣。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則達於新民矣。盛德以身之所得言之。至善以理之所極言之。盛德至善者。謂盛德之至善也。切磋琢磨。求止於是而已矣。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上文引切磋琢磨之詩。而以民不能忘終之。故此復引前王不忘之詩以繼之。蓋上文推言明德至善之本。以發新民之端。故此形容新民之效。以證明德之用。君子謂後賢後王。後賢者。賢其賢者也。後王者。親其親者也。小人。謂後民也。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此後民所以樂其樂而利其利者也。賢其賢。高山景行。仰其道德勳名之光。親其親者。祖功宗德。尊爲百世不祧之廟。樂其樂者。聚廬托處之類。蓋樂先王治安之澤。利其利者。耕食鑿飲之類。蓋享先王生殖之恩。

夫以先王盛德至善而達於新民者。亦莫非止至善。此所以當世尊之。後世仰之。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羣黎百姓永賴之。久而不忘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聽訟固亦新民之一事。使無訟。則新民之至善也。夫使無實之人而自不敢盡其虛誕之辭以欺其上。是必有以大服乎民之心者。非明德之至而能若是乎。有本者固如是也。故承之曰。此謂知本。此章之傳。所以釋本末之先後也。而惟推言新民之功。所以然之故。隱然有以見本之在所當先。而初未嘗費辭者。古人所以善乎發明經意也。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格物致知之傳不存。而後世儒者。莫知所以爲說。故或遺之而不復言。或言之而有不盡。或不得其意而他爲之說。遂使大學始教之目。不明於天下。而人不知所以爲學。是以天下之理有未明。吾心之體有不盡。而所謂至善之所在者。自孟子以後。千有餘年。罔然莫知也。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家國天下不可得而治。其本蓋在於此。自程夫子始明其義。以開大學之原。而朱子又修其辭。以補傳義之缺。然後聖賢所以爲學之方。與其教人之法。燦然復明於天下。其辭明而盡。其說精而密。而其爲法則功程有據而細大不遺。工夫積習而貫通可至。雖使聖人復生於世。其爲說無以易此矣。閒嘗因是而推之。所謂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者。蓋人稟天地正通之氣。則莫不有虛靈知覺之心也。所謂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者。蓋事物盈於天地之間。而莫不各有精微至善之理也。所謂理有未窮。則知有不盡者。蓋理在萬物。而吾心虛靈之體。自無不知。知在吾心。而氣稟物欲之昏。已有所蔽。故欲致吾之知以全其本。在於窮物之理以充其知。不能窮極乎物。以極衆理之物。則無以推極吾知。而盡心體之全矣。所謂大學之始教者。謂大學教人之目。以格物致知爲始也。物有未格。則知有不致。而何以能誠其意。以正其心。脩其身。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哉。是以大學之教人。必以格物致知爲始也。所謂即凡天下之物者。即者。隨其所遇之謂也。凡者。大無不包之辭也。蓋格物者。初未嘗有截然一定之目。而亦未有精粗巨細之間也。惟事物之在天下者無限。而接於吾前者亦無窮。故必隨其所遇。巨細精粗。小大幽顯。莫不格之以窮其理焉。所謂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者。夫格物所以致知

也。今而先之曰因其已知之理何也。夫心之本體。虛靈知覺。固無所不知。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以狹之耳。然其本然知覺之體。則有未嘗息者。故其於事物形迹之顯。有不待格而自知。但其蘊奧精微之極。則必待格而後知也。故致知者。因吾心之知此理。而推之以至於盡之謂。格物所以推盡吾之知耳。夫豈懵然無知而能格夫物也。所謂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者。格物者。非謂格一物而萬物通。亦非謂萬物皆盡格而後通。但積習既多。則工夫日熟。心知日廣。而其推類觸長。貫注融通。天下之物。自無遺照矣。所謂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者。表者。名實之形而易見者也。裏者。曲折之蘊而難知者也。粗者。其事迹也。精者。其妙理也。全體無不具者也。大用無不貫者也。全體卽大用之體。大用卽全體之用也。衆物之表裏精粗。有一未盡。則吾心之全體大用。爲有欠缺。故必有以窮萬物之理而盡其裏者。精者。則吾心之全體無不周。又有以究萬理之事而盡其表者粗者。則吾心之大用無不盡。表裏精粗無不到者。物格也。全體大用無不明者。知至也。故結之曰。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其兼言而異於他傳者。蓋致知在格物。此格卽爲致。非二節也。凡補傳之意。既簡而精。而或問之言。復詳而悉。非後世學者所能著語者。今惟疏其傳義如上。而不能有所發明云。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大學條目。始於格物致知。而誠意則以爲自修之首。何也。格物者知之始。誠意者行之始。故格物致知者。道學之首。而誠意者。自修之首也。知及之而行之有不實。則終不能有諸己矣。故自修者必以誠意

爲首務焉。毋者禁止之辭。絕之而不敢之謂也。自欺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者。蓋知爲善而不能實爲之。知去惡而不能實去之。外雖苟且以從善。而內則含糊以容惡。是自瞞其本心之所知也。故曰自欺。謙快也足也。然書所用。或以爲恨爲少而或問則謂其並行不悖何也。謙有二訓而實一意。蓋慊者恨而必欲快。少而必欲足之辭也。自慊者。力求自盡。必欲至於快足而後已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者。蓋獨者非特幽隱無人之地謂之獨。凡昭明有人之地。而己心一念之發。皆獨也。是則自知而已。而豈人之所能知哉。務決去者。惡惡臭也。求必得者。好好色也。惡惡臭好好色者。借人情以爲喻也。先言惡惡臭而後好好色者。其去惡不決。則其爲善必不勇也。苟且則惡每自容。徇外則善非爲己。徒苟且以徇外。則是惡常在內而善時在外。是自欺之人。全不自慊也。審其幾者。幾動之微也。善惡之所發雖微。而形著之所基自此。天下未有微之不顯者。故於其幾不可不審也。傳文之意。以爲誠其意者。蓋實用其力而絕其自欺也。所以絕其自欺者。蓋惡惡則眞如惡惡臭。好善則眞如好好色。是皆出於其決然而無所緩。與其所自然而不容已者。此之謂自盡而已。豈他人所能與。亦豈他人所能知者。在君子必謹之於其獨焉。閒嘗論之。善與惡相反也。善固天理之所當爲。惡則人情之所易徇。此則在其自欺自慊何如耳。自欺自慊相反也。自欺者自瞞之謂。自慊者自盡之謂。此則在其一念之獨知何如耳。謹之於獨則自慊。自慊則絕惡樂善君子也。不謹之於獨則自欺。自欺則內惡外善小人矣。此誠意所以爲善惡之關。而謹獨所以爲誠意之要。是以誠意一章。於謹獨兩言之。學者可不愼

哉。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夫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者。是其人欲陷溺之極。見君子而厭然揜其不善者。是其天理羞惡之端也。於人欲陷溺之餘。而有天理羞惡之發。於此可以知其心之未嘗終泯矣。迹其揜不善以著善之時。此其初心。亦豈憒然不知善之爲美而惡之爲醜哉。但其不謹於獨。一向自欺。雖外知爲善之美。而內徇夫人欲之私。所以日深日甚。以至於無所不至也。夫縱恣其欲於平日。以極爲惡之欲。乃欲揜覆於一時。以詐爲善之形。然其形見之實。揜覆之態。動於氣象之眞僞。見於辭色之虛實。君子視之。一見而決。固如肺肝之呈露。有不可毫髮揜覆者。然則平時之過惡不改。而一時欲揜覆。何益哉。此無他。蓋其實有諸中。則必然形見於外。此君子所以必謹於平時之獨。而不敢不力爲善之實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結上文之意也。夫人之爲不善。在於人之所不見。而其形見呈露。終不能揜於人之所見。則是閒居獨處之地。非幽隱得肆之境。乃衆人視指之場也。豈不可畏之甚乎。傳者引此。所以警夫人之謹其獨者益切矣。此其語意與中庸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正相似。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潤。浸漬灌注。自然光澤之謂。富之潤屋。引以喻德之潤身也。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心無愧怍者。自慊之功也。行有不慊於心。則心有愧怍而氣餒矣。尙何體胖之有乎。此君子所以必實用其力於內也。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誠意一章。大要自欺是誠意之反說。自慊是誠意之正義。而謹獨是誠意之工夫。則所以無自欺而常自慊者也。一章之中。分爲四段。合而觀之。首段之言。最爲切密。其餘三段。皆首段之反證耳。何者。首段之義。以毋自欺解誠意之本文。復以自慊數語說毋自欺之意態。而以謹獨結之。已爲切密。故二三段申明自欺敗漏之可畏。此首段之反也。第四段終言自慊功效之著形。此首段之證也。此皆聖賢喫緊爲人。所以卽首段之意而反覆丁寧之也。又以四段分而觀之。前兩節一正一反。而皆以謹獨爲結語。則後兩段一反一正。皆所以言謹獨之形著耳。何者。首段正說君子誠意之工夫。固當在於謹獨。第二段反說小人自欺之極弊。則不可不先於謹獨。第三段則申言幽獨之形見可畏。第四段則接言謹獨之形著可樂。而其間語意相續。終始相生。前後相應。無一語不切者。於諸章工夫最爲痛切。朱子嘗以是爲善惡之關矣。學者將學爲君子。而此關未渡。則聰明才智。祇爲小人飾情矯行之資。行皆大盜。而何以爲君子也哉。然不先於致其知。則必不能誠其意。而致知誠意。如車兩輪。廢一不可。故朱子於此章之後。復申明之。謂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蓋其知之

也糊塗則其行之也必苟且。其見之不眞切。則其爲之也必不痛快。然世固有知之而未嘗行之者。借曰其知之有未眞。然亦其意之不能實。故朱子又曰。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爲進德之基。蓋致知不過知之而已。誠意則是果然行之。乃爲君子之實地。故曰進德之基。基者實地之謂也。不誠其意則無以行之。而其所知者。亦徒知之而已矣。又況知之明而心不實。則下者耀明智以爲誇。高者玩道理以爲易。而其甚者。明知故犯。吾未如之何矣。故朱子嘗曰。未過此關。猶有七分小人。在以爲知之雖明。而未能保其不爲小人也。是以於此章之下附注之。又復扣關而言之。以爲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序之不可亂者。蓋欲誠其意必致其知。非謂知未至而意可實也。功之不可闕者。蓋致知而又誠其意。非謂知既至。則意不待誠而自誠也。閒嘗載考大學諸章之傳。其首辭結語。皆承上接下言之。而其中間亦發明一節生一節之意。是以序言也。獨誠意一章。上不接致知。爲言曰。所謂誠意在致其知。下不接正心。爲言曰。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而乃單言之。至於致知補傳。誠意正傳。亦只各發本章之意。是截斷而不以序言也。然則自正心以下。皆以序言。自正心以上。獨不以序言。何也。蓋心身家國天下。各是一節之事。而致知誠意二者。同爲心上之事。心統知意者也。知者心之知。意者心之發也。上而致知誠意。乃正心之材料。下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乃正心之推拓。故於下諸節以序推。此獨不以序推也。若自致知而推其序以至誠意。自誠意而推其序以至正心。則是一心之中。又自截作三節。而心上工夫。卻自分成三次。豈其理耶。聖賢於此。皆以序言於經。而獨不以序言於傳。蓋

經言工夫節次之大綱。而傳明工夫端緒之一致。經傳固互相發也。所謂聖賢言語。直看橫看。無非道理。是意也。聞之先師魯齋王文憲北山何文定言爲然。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知既至矣。而於正心之章。復有所謂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偏。何耶。蓋未誠意以前。凡有病痛皆惡也。既誠意以後。凡有病痛則過也。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四者心之用。人之所不能無者。但或不能加密察之意。則少鞭辟之功。失節制之宜。而心不得其正耳。其原則無過也。然其爲病則大害。故此章之傳。復推明之。大率看來。誠意是善惡生死之關限。自此則是檢點存養之工夫。所謂四者心之用者。蓋以人之一心寂然不動者其體也。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其用也。所謂發而中節之時也。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四者。喜怒哀樂之發。乃心之用而人之所不能無者。夫苟心之用而人之所不能無也。則何惡於是四者。而便以爲不得其正哉。蓋喜怒憂懼。固所以爲心之用。而欲動情勝。則深所以爲心之累。何者。夫當怒則怒。怒而不忤。當懼則懼。懼而非懾。可好則好。好而非欲。可憂則憂。憂而非傷。是爲得此心體用之正。而非可以有無言之也。今以傳文觀之。一則曰有所。二則曰有所。即有所之辭。則是心之所生者在此。其失也固矣。忿而曰忿懥。懼而曰恐懼。好而曰好樂。憂而曰憂患。即其重疊之辭。則見情之所勝者至此。其滯也深矣。夫以心主於此而失之固。情勝至此而滯之深。則此

心能得其正乎。朱子所謂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者。此也。夫無所喜怒憂懼。而歸於寂滅。固非此心之正體。有所喜怒憂懼。而失之滯固。亦非此心之正用。夫惟事至而隨應。物去而不留。其斯以爲正乎。非聖賢其孰能若此。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此承上段而爲言也。夫心在以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中。則便不在腔子裏爲主。所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蓋此心一有不存。則照管其身不及。卽此推之。事之所遺者多矣。豈獨視聽飲食之間哉。所謂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者。蓋敬則此心主一而無適。故直。此心常存而不偏。所以四肢百骸。莫不順令。動靜周旋。莫不中禮。而身修矣。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正心一章。分爲兩段。前段所以明心不得其正之原。後段所以言心不得其正之弊。朱子於後章總註。又復發明誠意正心工夫之不可缺。夫未誠其意。則此心將復有私邪之流而不自知。是身不可得而修矣。此誠意正心相爲先後。而功不可缺如此也。然而註言正心處。不曰正心而曰存是心。曰密察此心之存否。何耶。心本正也。存之則得其正。捨之則失其正。心無有正不正之殊。但以存亡爲正不正之異耳。故欲正其心者。無他焉。曰操存之而已矣。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傲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上章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病。此章言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之辟。若無以異者。然上章四者之病。皆曰有所。是於心上失之也。此章五者之辟。皆曰之其。是向事上失之也。失於心者由感於外。然失於心則不復能應於外。所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也。失於事者本發於心。然失於事。則不復能反於心。所以好而不知惡。惡而不知美也。上章主於正心。故以失於心者言之。此章主於修身。故以接於事者言之。所謂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者。此句最是會合此段之意。而鞭辟人情過不及之病。夫親愛也。賤惡也。畏敬也。哀矜也。傲惰也。謂之各有當然之則。是過此則不可。不及此則亦不可也。過此則者固流於辟。不及此則者亦失其宜。故於親愛畏敬哀矜而過此則。卽沮焉而不知其惡。是則過之失也。然使其於所當親愛畏敬哀矜者而不及其則。則所以待親尊長幼者常失之薄。於所當賤惡傲惰者而不及其則。則所以待疎慝不肖者反失之厚。又豈得爲當其理哉。常人之情。盡其事則必至於辟。而戒其辟則又失之不及。故朱子於此段。因其辟之一字。生當然之則四字。乃是立此五者之權衡準的。不可輕看也。而人多謂傲惰爲凶德。豈以此而本有當然之則哉。是不然。傲惰二字不必重看。只是常情所忽之意。蓋以其人爲不足敬。而不加敬之謂也。此則齊家之內所必有者。如奴僕卑幼是也。君子以爲傲不可長也。故明其當然之則以裁抑之。是則所謂當然之則者。於此尤爲有功也。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上段推其身不修之病以起家不齊之原此段卽其家不齊之驗以明身不修之證夫辟於愛則雖其子之惡而不自知蔽於貪則雖其苗已碩而猶不足甚矣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心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孝者事親者也以之事君則忠弟者事兄者也以之事長則順慈者撫幼者也以之使衆則愛謂之所以者推而達之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仁讓積於一家而一國始有興起之風貪戾在於一人而一國便有作亂之事此固所謂善必積而後形惡雖小而可懼者然而從善如登從惡如崩人情之難此而易彼蓋可畏也是以其機之所在君子謹之一言僨事一人定國此古語也故以此謂二字起之蓋引以爲喻也定國謂之一人蓋總一身而論僨事謂之一言則不過片言之間善惡功效之難易尤爲可懼也已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此章之傳。大抵推明治國者必先齊其家之理。與不齊其家者之不可以治其國也。反覆言之。至於齊家工夫。則自孝弟慈三言之外。未數數言也。齊家工夫之要。則於三引詩見之。若所謂父子兄弟夫婦最齊家之大端也。所以能化其國人者也。然其首引桃夭宜家之詩。繼引蓼蕭宜兄弟之詩。何也。家道之暌。始於夫婦。蓋天下之未易化者婦人。而人情之每易失者兄弟。齊家者而至於使之子之宜家。兄弟之相宜。則家無不齊者矣。宜乎其儀不忒。而足以正是四國也。正是四國一節。已開下章平天下之意。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

也.

夫老老長長恤孤之事行於上.而興孝興弟不倍之心作於下.於此焉可以見人心之同然者矣.夫人之心.本無以異於己.則己之心.當推以處乎人.使爲人上者.不能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所欲而不與之聚.所惡而或以施之.則天下之人.將不得獲其所處之分.而無以遂其所興之志矣.是以君子於此有絜矩之道焉.所謂絜矩者.圖度取方之謂也.所謂絜矩之道者.卽其在我.度其在人.必使物我之間.上下四旁.不相侵越.面面得其所取之方.人人得其所有之分.繇而視之.累而觀之.皆截然方正.無高低廣狹長短不均之處.此之謂絜矩之道也.以絜矩之心.行絜矩之政.天下之大.將無一人之不得其分.無一人之不獲其所者.所以人人得親其親.長其長.恤其孤.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絜矩本以狀恕之形.而此段又所以狀絜矩之形.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則上下得其方矣.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則前後得其方矣.所謂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一一.而無不方者矣.合此一段之意.不過夫子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兩言耳.其所以積上下前後左右而言之者.以狀絜矩之所以爲方也.所惡而毋以者絜也.上下前後左右者矩也.所謂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者.天下之大.又安得人人度而處之哉.其要不過在我不施其所惡耳.

在我惟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欲。夫己不施其所惡。是所操者約也。人各得其所欲。則所及者廣矣。此平天下之要道。故平天下一章。皆卽此意而反覆推明之。然絜矩之道。通上下前後左右言之。則又處處可用。人人可行之道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

傳者引此以明爲人上者民所共仰。則其好惡當與民共之。苟不能絜矩而徇一己之偏私焉。則逆人心之所同。而爲天下之僇矣。以人心之公爲好惡。則爲民之父母。以一己之私爲好惡。則爲天下之大僇矣。絜矩不絜矩之分。其效之相去若此。可畏哉。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上文言有國者不可以不謹。故此曰先愼乎德。以指所謹之實也。德卽所謂明德。謹乎德。固守其本然之明。而力防其私欲之累也。惟其有德。故能推己及人。而人心歸之。則自有人矣。人心所聚。天命歸之。則自有土矣。土地旣廣。田野旣闢。則自有財而有用矣。此則推明謹德自然之效。而謹德者固非爲是而爲之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德者其內之大本財者其外之至末若以德爲外而不知謹之於己以財爲內而必欲得之於己則爲與民爭利而習其民以爭鬬之風奪利於民而施其民以劫奪之教是知上下交征彼此吞噬億兆之心交騖於利不惟爪剛者抉齒強者嚙舉一世爲禽獸之歸而上之人集處富貴之大則又爭奪之所聚也豈不危甚矣哉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一人能絜矩則推己度物人人各得其分而一人亦得以保其分一人不能絜矩則爭民施奪人人皆失其分而一人亦將以失其分矣此絜矩所以爲平天下之要道也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財者民生之大命人情之同欲爲民上者導利而布之使之各遂其生各得其欲者也故奪利而聚之於上則民心散於下矣導利而散之於下則民心聚於上矣民聚則父母民散則獨夫耳夫聖賢之意非故奪其財聚之實利而強之以民聚之虛名也要其效而論之民聚則財必聚民散則財必散民聚則財聚者有人有土而有財之辭也民散則財散者爭民施奪而悖出之謂也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其出入之辭雖相反而感應之理則相似蓋言以逆理而出之則人將以逆理而應之貨以逆理而得之則終亦必以逆理而失之此必然之應也然悖出之言應之甚速人皆

知之。悖入之貨。其應或遲。而人未必知之。是以非義之得。逆取之貨。人知其足以自富。而不知其爲禍。亂之招也。故傳者卽其悖言顯然之應。以明悖貨必然之應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命之不常者。以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也。所謂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民有土者也。不善則失之者。外本民散悖出者也。善者。能絜矩者也。不善者。不能絜矩者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此兩節。明不外本內末之意。然實因上文善不善之分。而承此善字。又因上文財貨之說。而生此寶字。夫人知財貨之可寶也。爲人上者。則不當以此爲寶。而其所當寶者。則善人仁親也。盡以貨寶爲寶。必奪民以自富。以善人仁親爲寶。則其所以及人者廣矣。是以下文遂推明秦誓好善之意。又深惡夫媢嫉之人。而遂及於賢不善之進退也。孟子謂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其辭事雖與此不同。然此兩節文意。正是如此。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秦誓者。秦穆公悔過之書也。斷斷。誠一無他之謂。休休者。中心樂易之謂也。聖通明也。此猶六德智仁聖義之聖。非大而化之之聖也。有技則若己有之而已。彥聖而其心好之。則欲其眞存於己也。忌色曰妬。忌才曰媢嫉者。惡其不便於己。若有病於身而必欲去之也。有技者才出於人。故小人極於媢疾以違之。彥聖者犯而不校。故小人不過違之使不通而已。才易於取禍。而德可以全身。於此亦可見傳之引此。以明學者絜矩與否者之利害也。能容者。絜矩者也。不能容者。不絜矩者也。絜矩者無人我之間。故能合天下之善。爲天下之利。不絜矩者。便一己之私。故欲以一己之私。而懷天下之善。其利害之分遠矣。是以君子推絜矩之心。而知天下之所以利不利。故下文必欲卽媢疾之人。而迸諸四夷。所以全善人以利天下後世也。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迸諸四夷。使彼之惡無所施。不與同中國。使此之民無所害。仁人至公無私。則其所好惡者。皆天下之公好惡。此蓋夫子之言。故傳者以此謂二字引之。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其所以處君子小人者。固俱爲不得其當然之則。而傳文曰慢曰過。則異其辭何也。其實慢重於過。而過輕於慢。夫見不善而不能退。已退而不能遠。則是以優游含洪之量而待小人。是爲失其宜耳。故止謂之過。若賢人君子。乃天下國家之所賴。

而見之不能舉舉之不能先則是忽而不以爲重不幾於輕天下國家之甚耶故傳者特以慢名之其實待小人猶不失爲寬而待君子則已至於忽此傳者所以異其辭而慢之所以重於過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是非好惡之心人之常情其有拂人之性何也不仁之人不能絜矩而惟私欲之徇故人之所同惡者彼則以其便於己私而好之人之所同好者彼則以其不利於己而惡之此所以衆怒民畔小則身危國削大則身弑國亡必有所不免者矣自秦誓至此又皆申言好惡公私之極者蓋秦誓以言所好之公與所惡之私仁人放流之一節以明所惡之公見賢不能舉一節以言不能充吾心好惡之實而此節遂以好惡與人相反終之皆絜矩不絜矩之判耳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忠信者盡己而不違於物絜矩之道也驕泰者肆己而不有乎人不絜矩之謂也得之則得衆得國也失之卽失衆失國也所謂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者得衆失衆以人心言之善不善以事爲言之至於忠信驕泰則直指心術言之也天理存亡之幾決者忠信則天理存驕泰則天理亡也幾決於此而其分遠矣且自其得者觀之有國家者有幸而得人心者矣然事爲之間未可保也事爲善矣而發於其心容有未盡未實者焉亦安得保其久而不變哉又自其失者觀之有不幸而失人心者焉苟能轉移猶可格也其或事爲之不善苟能更張猶可及止也若乃驕泰則自其心術天理已亡其害於而

政亡於而家而國者吾未如之何矣心術乃善惡亂治本原之地天下之本無以加於此推得失之本至此切實推得失之效自此而不可移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

通章以貨財爲戒而此以生財爲言何也財用國之常經不可一日無者但瘠民肥己則爲爭民悖入之愆而務本節用是乃制國生財之道苟徒禁其爲聚財之政而不示之以生財之道則異時國用不給終不免於橫取諸民遂使時君世主以財聚民散之戒爲儒者之常談而以剝民自足之政爲有國之實利則是以理財爲諱者乃所以爲聚財之張本也故此節復以生財之道言之夫所謂生財者必有因天分地之源所謂有道者決非管商功利之術而究其所以爲生財之道者則生者衆食者寡爲者疾用者舒而已天地間自有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本有無窮之財但勤者得之怠者失之儉者裕之奢者耗之故傳之四語萬世理財之大法也呂氏之說辭簡理盡而朱子本註所謂務本者生衆爲疾之說也所謂節用者食寡用舒之說也至於財恆足矣則所以足財者非外本內末之效而君人者亦何必橫取諸民哉是則生財之道乃厚民之本也嗚呼下多游民中多蠹吏上有偏聚之勢而國有無窮之需生之爲之者有限食之用之者無窮利源竭而費之每多民力困而取之益竭務本節用之不知而外本內末之益力曾幾何哉而民之不散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上言生財之道與足財之效。故此繼言仁者之所以用財。與不仁者之所以生財也。夫仁者知生財之道而財足矣。積而能散。故常以財發身。不仁者不知生財之道。而崇貨焉。則爭民施奪。而終以身發財。然而仁者惟知散財以利民耳。固非爲發身而散之。不仁者惟知發財之利己耳。而亦豈知所以亡其身也。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孟獻子數言。似非春秋卿大夫之言也。獻子固賢大夫。然以其好賢取友。豈亦得於師友相傳之緒論歟。畜馬乘。大夫以下之官也。伐冰之家。大夫以上之官也。古者士三賜爲大夫。始有車馬。伐冰。斬冰也。然斬冰有國者之事。若卿大夫則受冰之家。非斬冰者也。豈伐者取之之謂。卿大夫之家喪祭。則取冰於公。故謂之伐冰歟。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祭用冰。其致仕而老於家者。亦無不受焉。畜馬伐冰。爵祿富貴之家也。雞豚牛羊。小民產蠶之利也。以畜馬伐冰之家。而又察於雞豚牛羊之畜。則利以專而妨民。是與民爭利者也。然厚祿之家而畜雞豚牛羊之畜。其害固已陰奪民之利。百乘之家而畜聚斂之臣。其害則必橫奪民之利。故獻子於此。又下一轉語。謂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夫二臣者。固非有國有家者之宜有。然而君子之心。寬仁慈惠。寧忘

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耳。此章無非絜矩之義。然以君子之心推之。則其所以絜矩者。寧在我者有所損。而無使在人者有所損。不亦持心過厚之至哉。至論其以義爲利。則其取數固亦多矣。義之一字終奚損。利之一字終奚益。有國家者。斷宜擇而取之。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國天下之國。家天下之家也。君之者長之而已。固非其所得私也。況可專其利以自私乎。夫爲國家之長。而惟財用之務。其原必起於小人。小人雖在。亦豈能自肆其毒者。惟有國家者。以其言利爲善於體國。以其任怨爲善於忠君。以其掊克爲善於理財。是以使爲國家。小人之得爲於國家。所以悖取者無所不至。而國家之菑禍患害。亦將無所不至矣。蓋民窮衆怨。兵連盜起。百姓畔於下。天變怒爲上。四鄰困其怨伐。其暴而謀取其國家者交至。國家至此。不可復爲也已。雖有善者以承其後。亦將如之何哉。蓋財之聚者有必聚之怨。怨之聚者有必至之禍。而禍之已至者。無可回之勢。甚矣哉小人之禍國家若是其烈也。不謹於其始。而何以救於其終哉。夫上之人以利爲務。則爭民施奪。必有菑害並至之患。此利之害也。以義爲務。則上仁下義。而可以保國家府庫之有。此義之利也。義之利如此。利之害如彼。有國者將安處。故又重言以結之曰。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者也。天下至廣也。天下之人至衆也。孰爲經制之方。孰爲統馭之略。傳不一言焉。而惟諄諄絜矩之義反覆言之。何也。天下雖大。億兆雖衆。然皆一人之積耳。夫乾始坤生。體率性而爲人。人情固不相遠也。平天下者。惟以一人之心。體天下人之心。以天下人之心爲一人之心。推而廣之。概而處之。則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此絜矩所以爲平天下之要道也。此章反覆推明二十二節。要其指意。不過一綱二目而已。一綱卽絜矩也。二目則財利也。君子小人也。目雖有二。其用一耳。蓋所謂絜矩者。固欲以公天下之好惡。然天下之所同好者財利也。公其利以利天下者。君子也。私其利以利天下者。小人也。是又民心之所同好同惡也。是以十章之傳。第一節。以起絜矩之道。第二節。以形絜矩之義。第三節。明絜矩之得也。第四節。明不絜矩之失也。第五節。則總得失之說以結之。第六節。承得衆之說。以明有財之本。絜矩之效也。第七節。因有財之說。以明內末之非。不絜矩之戒也。第八節。並論財民聚散之效。第九節。獨指貨悖出入之應。皆絜矩與否之類感也。第十節。則總善不善以結之。此皆就貨利一目反覆之。以明絜矩不絜矩之分也。十一節。承上文善字。以明好善之寶。十二節。承上文寶字。以明仁親之寶。此善絜矩者也。十三節。引秦誓能容之人。君子之絜矩者也。不能容之人。小人之反絜矩者也。十四節。絕小人之決。絜人心之所惡。而仁人得好惡之正也。十五節。以戒用君子之緩。退小人之不能遠。知絜人心之所好惡。而未能盡好惡之道者也。十六節。感君子小人進退之失。以言好惡拂人之菑。不能絜矩而反人心之好惡者也。十七節。則又總得失之說以終之。此皆就君子小人一目。

反覆之。以明絜矩不絜矩之分也。十八節。卽財利一目以指國家生財之有道。十九節。卽君子小人二目以論仁不仁者之於財。二十節。明仁義之說以總之。二十一節。明君子之不專其利。絜矩之心也。二十二節。明小人之必專其利。絜矩之反者也。兩結以義爲利之語。卽上文以善爲寶之意也。此傳十章之大略也。節段雖多。其綱則一。綱目雖異。其歸則同。參而伍之。經而緯之。反覆而玩味之。其意切而所該者大。其辭詳而所持者約。誠平天下之要。而大學之極功也。爲人君者。誠能卽一人而絜之。合人人而矩之。絕一己之私。而公天下之利。用君子之利。而去小人之私。使天下之大同得其所好。同惡其所惡。親賢樂利。各得其所。天下其有不平者乎。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周易本義考及其他四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徐有

（本書校對者潘同曾章德宣）